

閩都別記

第拾壹集



福州萬國出版社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

閩都別記

福州萬國出版社

閩都別記雙峰夢卷之十一目錄

里人何求纂

- | | | |
|---------|----------|----------|
| 第一百九十一回 | 見姑疾雲程獻玉佩 | 哀女嫁蔡珍歌洞庭 |
| 第一百九十二回 | 說往事麻姑不藏拙 | 將行家麗容仍詼諧 |
| 第一百九十三回 | 獨我異偷桃進金陵 | 李恆義唱戲辱使者 |
| 第一百九十四回 | 都兵沒陣七軍攻郭 | 女軍衝鋒二億解圍 |
| 第一百九十五回 | 鐵連環囑造兩人棺 | 陳大妹遵營三友墓 |
| 第一百九十六回 | 代表忠悃尙虞哭奠 | 潛身看戲周林傷情 |
| 第一百九十七回 | 演舊事鹿韭造怪人 | 顯神力麻姑舉鋼水 |
| 第一百九十八回 | 懷節義二女爭夫婿 | 肆謔浪三友鬧新門 |
| 第一百九十九回 | 施毒計洞房付祝融 | 遊天表他鄉逢故國 |
| 第二百回 | 艷冰逃官投莊遇怪 | 義畜報主唱歌救人 |
| 第又二百回 | 公孫叟甚奇百忍耐 | 皇甫老更異一迴思 |
| 第二百零一回 | 救學士要招東床婿 | 遇少年誘結後庭花 |
| 第二百零二回 | 艷冰解孝狐一家劫 | 芳洲說全人七寶因 |
| 第二百零三回 | 救同類女辨族善惡 | 飲調和酒試狐貞淫 |
| 第二百零四回 | 人狐赴約此替彼代 | 兄妹講令拔眼扯肢 |
| 第二百零五回 | 不服輸誼兄妹醉死 | 卽復活狐男婦完觀 |
| 第二百零六回 | 謁崑崙賜號金玉光 | 尋艷冰雲程赴沙漠 |

閩都別記雙峰夢卷之十一

里人何求篡

第一百九十一回 見姑疾雲程獻玉佩 哀女嫁蔡珍歌洞庭

却說吳雲程先至劍浦時南唐既取延平卸甲安民地方安靜順人冷家冷固出迎因數年未見各訴別後遭際苦情言及冷杏前被妖攝去已帶回在梅江曾與魏吉士結離之情由一家不勝悲喜雲程即欲行却被前教之大鵬軍諸徒硬留住適冷應韶遺腹十月已足產下一男名遺玉至三日湯餅會抱出皆羨品貌清秀似父應韶即抱進房內呱呱之聲不息李氏同阿柑入視誰知應韶將遺玉臉上排七粒艾丸一齊點火灸之待二氏至時七艾火已盡遺玉臉上現出七粒艾痕排如北斗之星二氏大駭諸親皆說非之應韶泣曰彼祖父皆因品貌洩生具不得其死今彼貌又如足前車可鑒彼父親再生乞作盤茶了教他今生即作庶幾可保善終衆聞此言讚之不已雲程在坐問知乃父因由亦爲駭異代爲小名改作別祖即取一粒夜光珠贈與釘帽雲程再留不住謂冷固曰如福州兵解令千金自去梅江帶回魏家之婚待弟來送迎囑了遂行應韶滿月後抱別祖登山送二樞歸土矣此且按下先說杭州周家艷冰爲內殿學士奉命至開封東封進表數日無歸青娘老夫人因失一姪二孫已朝夕思念生悲又子奉差不返肝火迫上兩瞳目昏不見物啓文老尙書亦因此情暗觸在心致得偏枯之症臥床不起養仙生有一男名新禰甫週歲同瑤琴殷勤奉伺翁姑日夜不懈那日皆在房中進湯藥忽報雲程回來真如天上吊下雲程進房見一病一替驚訝近前磕頭吳夫人將雲程抱住大哭曰吾以汝已死何從而回也雲程亦泣曰姑爺姑娘因甚遭此景况姊夫在何處老夫人曰只爲自悲命蹇失去長孫又沒次孫吾姪一去無踪汝姐夫亦奉差不返吳家盡沒我將就木亦何顏見汝公婆因此日夜悲苦汝姑丈得偏枯之病難於離床吾雙目不明皆作廢人了今幸吾姪回來何喜如之雲程曰此皆姪兒之不肖歸遲以致二位大人鬱恨成疾今且寬恕不肖報知姑娘人失去都尋着了說出必轉悲來爲喜茲先奉

上寄回之寶貝卽於懷中取出二玉佩分遞啓文青娘曰此乃周拱二叔月英二嬸寄回此二佩與姑爺姑娘說再筆二十年後來邀同入仙籍周啓文聞了喜甚惟一手能動接過玉佩看刻有周拱二字背有影定視之恰如周拱形模把玩間覺精神清爽其病若失床上能翻身爬起吳青娘亦接了玉佩兩手來模忽兩眼自開見佩內玉月英三字又見有人影迫宵月英便叫曰嬸嬸汝亦回來看我瑤琴同賽仙二位夫人不勝歡異問此是何寶能愈醫疾之速也雲程曰此扶極太母贈與叔嬸二仙二仙將原神脫寄其間代他回來看姑丈與姑誰知特來愈病也奴若無此寶貝安能有命回來耶共問因由雲程將雜家至闔說起直說到梅江止中間所會過之親故姓名聯姻根由歷過海外諸番大略說了一遍一家聞之不勝欣喜所失去俱在啓文曰奇哉昔張博望尚未歷此多處也又問曰那新月之妻可是三人闔王宮之林慶雲乎其父可是計討朱連二篡逆之林仁翰乎雲程答是啓文曰不忝耶青娘亦問曰中秋日報不平打死搶奪人家子女之替身僧就是吾姪麼雲程答是青娘曰打死禿驢不錯瑤琴亦問曰那高蓋山救吾弟之性命曾與結姻鐵麻姑後改名魏海市散朱連之子弟兵可是當初我家難至暗遣通信抱走吾弟並救姐夫之玉指揮親女孫麼雲程答言不錯瑤琴曰既是他其親事切不可忘瑤仙亦問曰那暮夜却金辭色欵賜狀元隨招爲附馬之艾紹武就是我家失去之新月姪兒麼雲程曰此數事此處從何而知青娘曰皆有邊報怎的不知前林秀參來說吾姪殺渠家及毀王墓已殘忍了又殺衆尼更殘忍極甚今可戒之今與王指揮之女孫聯姻欣幸甚矣待爲姑回去卽與汝作主迎娶二老疾病既愈又得此喜信隨買三牲五鼎報祭吳周之祖先雲程欲請瑤琴回鄉啓文曰愚思久矣今孫曹已在鄉土歸心愈切惟故國未歸實在尚未得甯人皆避去我何獨回况汝姊夫朝命未回不告難行俟狼烟息朝命歸纔得回故土雲程曰如此未得就歸那二位表姪同二位姪婦寄頓梅江誠恐有不測喜變爲悲俯容不肖先去保護其姑爺姑娘遲早再回以爲兩妥麼啓文將允青娘使喝曰誰容汝再去那兩禽獸皆有室家便不顧父母公婆還憂他作甚今生死由他有汝來便萬幸了待搬眷一同回去若要先去斷斷

不能雲程不敢再言嵩等艷冰回來再與商議身邊帶有數粒大珠獻姑娘只在左右不敢離矣此且不表今再說梅江蔡家寄寓仁翰等因干戈四起俱不敢還故里惟麻姑扮作漁婦撐小舟來往那女國拏來一篋一女養至甚馴亦通華語皆穿衣服鞋襪服役遣使捷逾於人麻姑帶來帶去便能暫附渡船日去自回迅速至極皆愛惜之即將猿名猥猥女名編姐日令操作夜仍同寢亦得其所至於過歲仲春兵未解地方不定麻姑來潛帶冷杏至十四門橋魏家兩老甚喜遂留住惟仁翰新月新春慶雲在梅江俟雲程回頃再議忽報靈虛冰人信天翁至蔡珍父子出迎入說上己日乃吉期三太子坐采船來賫幣幣來親迎見着仁翰查問誼駙馬宮主何在新月答一去覓姑娘一歸甯母家仁翰因其提起便問曰曾聞說靈虛卽是龍宮有是事乎天翁曰有是事小漁在當時卽欲言知三太子戒且漫說待後來說知如卽言恐生疑懼故未卽言今先生何從而知耶仁翰曰別後至絕影國中取水會諸鄉老故說知之天翁曰惟此國知外皆不知也蔡珍曰龍宮海藏與人世隔絕骨肉難重會矣天翁曰誼駙馬公主到與人間無異自有歸甯之期不須掛慮留款三日天翁談至投合自言非人不諱再留不住仍駕小舟而去吉期在邇遣猥猥請至麻姑代辦粧奩懸燈結綵鼓樂堂上設宴閩俗爲試粧酒無別親惟自家男女皆親熱不避席共設一處酒至半酣蔡珍中情哀傷做洞庭繁樂而歌曰

家門顛沛兮 慘盜之災 掠弱女兮 邊海之隈 日夕哀痛兮 嗚頻九回 夜夜涕泣兮 淚滴心灰 感高誼兮 生救回 難允留兮 當配哉 喜己盡兮 悲又來

蔡珍歌罷麗容亦歌曰

身沒外番兮 俗異風殊 慘遭凌迫兮 十死無蘇 寄恨胡笳兮 腸斷心枯 幸遇知音兮 救還

故都 會雙親兮 樂何如 報崑崙兮 未些須 又別離兮 淚沾濡

麗容歌罷友蘭亦歌曰

恨殺妖孽兮 何獨之仇 劫姐掠妹兮 並伐妻儔 蒙諸義俠兮 海外搜求 携帶歸來兮 再造

之秋 滅盜魁兮 雪恐尤 今骨肉兮 散復收 使脚結兮 報弗周

友蘭歌罷起各奉觴林仁翰亦歌曰

瀛海飄蓬兮 流落殊番 聞奏胡笳兮 悉子之冤 因倩蜩崙兮 盜出重垣 天教團聚兮 同返

故園 人遂願兮 分嫁男婚 冰清玉潔兮 託龍門 黍稷末兮 進金罇

仁翰歌罷新月亦歌曰

渤泥異國兮 浩渺遐荒 有美人兮 禁錮淒涼 香消粉腿兮 怨託宮商 聞之感慨兮 盜出汪

洋 遂盤桓兮 琴瑟笙簧 同歷險兮 返故鄉 各分途兮 淚兩行

新月歌罷慶雲亦歌曰

海闊天空兮 一葦任飄 風抵異國兮 盜出紅綃 攀龍附鳳兮 美笛吹簫 尋弟覓妹兮 括海

窮霄 橫災至兮 陷猿妖 感救拔兮 報瓊瑤 效于飛矣 琴瑟調

慶雲歌罷鐵麻姑亦拍案歌曰

不遭逆濤兮 安到渤泥 不是知音兮 安識美人 愜意綢繆兮 雅情新 夫婿惟假兮 姊妹皆

真 羨龍攀兮 出風塵 愧瓠繁兮 不得伸 重會晤兮 有何因

鐵麻姑歌罷王氏方氏正在思索將和之慶雲笑曰世間諸事都能假借惟夫妻有別獨假不得今聞表婦娘

歌夫婿惟假何也麗容亦曰更有那老大閨女語瓠繁而不伸亦云何也麻姑乃一時情出於衷不覺歌出却

被二女識破難以掩飾便答曰列位不知奴家真是未出嫁之閨女耶麗容曰既未嫁吳公子是何人耶麻姑

曰卽所歌非真也慶雲曰獨此無假的只有私便拘盡梅江之水亦難洗清矣王氏曰此乃魏小姐說笑話聽

之作甚麗容曰大約說笑話若是果假的不成歷險聘香仙假男童矣必是借詞來調恐姊應該赴地府殉番

王不合往海藏配龍子重婚改嫁有污名節恐姊不去了免被人嘲笑麻姑聞此言卽答曰姊姊錯怪人冰人

還是愚姊爲的有敢反嘲之理姊之夫婿乃以報德妹之夫婿恩怨分明二人事情異並無半點擣鬼慶雲曰不是擣鬼必有情節其實婦婆與叔公在何處相會借來作名色有甚恩怨之處祈說明以解疑抱亦免蔡姊姊以是說嘲他連時打退堂鼓也麻姑曰是奴家歌中招惹出來今須說纔洗得清若持起奴的恩怨話長中間吳公子曾與姻翁狀元公主會遇之事已盡知之何毋庸說其餘從頭說出莫厭繁否麗容曰中間只有三位知之愚姊還未知須要說出若存頭露尾不如無說還好慶雲曰事無不可對人言即管說之再不敢說怪繁左席仁翰同新月等亦答連席皆屬一家之人盡說無妨麻姑先向三人告了罪然後說出正是洞庭歌罷杯重舉恩恐談來話更長請看下文分說

第一百九十二回 說往事麻姑不藏拙 將行嫁麗容仍說諧

却說鐵麻姑與仁翰新月慶雲告了罪即言曰奴家本姓王幼時黑甚故號爲鐵麻姑祖父王仁達乃閩王璣駕前之都指揮使以擒王延湊之功爲當道忘後與南唐戰敗譴以謀叛被害先父單名淳曾爲軍衛膂力過人踰牆得免奴家三歲失母常在舅家舅氏教文練武至新王聘位易名姓南寧開杉木行代客發貨奴時十四帮理行務適閩王建白龍林洋寺三清道院集耿爲欽工使起木料價皆短發向領激則行威嚇客艱難延盡將產變抵仍不敷無奈將奴賣與高蓋山洪承訓家爲婢身價繳還客賬先父因此氣鬱未幾亡過奴家日夜痛恨祖父不共戴天之仇未報夙夜興悲無所爲計適公子乃家主洪承訓之甥有萬夫不當之勇升高飛越之能亦與前王有仇遁跡江淮因省祖墳到崗探螺江故舊林秀參詎知林氏被渠耿勒當建寺院之總匠被害人亡家破猶係罔罔吳公子入監訪知遂踰牆殺渠耿一家十六口又殺白雲並仇家女尼十二衆又毀高蓋山王璣之墳墓諸恨既雪又入監盜出林秀參同往江南至於浙界因忘探舅氏復回頭來福州經過劍浦代鄉村除虎滅寇遇着狀元七歲時被人拐賣該處艾家爲螟蛉適水災却被吳公子偷帶上木排因打鴉

落水狀元抱木排漂流時公主自小時男粧同姻舅在雙鬢峯攻書水驟至父子被水冲散公主遇着狀元遂結金蘭被守元天師救帶寶皇宮掌書記吳公子落水上島尋不着狀元救起林姻翁遂在於唐舉山伐各鄉除寇至水退吳公子始回高蓋山舅家洪承訓乃公子之族舅留住得病三個月方愈中秋進城看塔那狀元同公主同在寶皇宮王昶來宮出對得見帶進內庭乘機放火二人被兵冲散狀元遇林姻翁誼爲父子公主投在臺江爲漁家子被替僧看見奪去爲隨伴公主喊救半途遇着吳公子打死替僧公主被王義留住那王義乃公主在寶皇宮放出王昶所囚之皇叔此時業已襲位於是說出真情換作女粧作淑惠公主吳公子被禁於獄越出回高蓋山中秋夜已三更公子言詞不隱將本日報不平並殺死尼姑並渠家毀王墓盡行說出那時奴家在後房潛聽不勝欣慰祖父之仇吳公子代報之暗或於心檢身護衛不避嫌疑自此始也那吳公子因用力過度風入筋血臥床不起主母齊氏與狡僕私通欲毒死主人以砒霜包粽奴偵知易去又晚其再毒寫假信與主人調離去嶺內收租那狡僕遇喜與主母設計要奴家爲媳婦以遇喜爲子家財付與執掌奴家用以緩兵之計說以吳公子病未愈現在日夜伏伺湯藥俟病愈後行事誰知吳公子中秋夜所言之事遇喜已聽明白許時因奴如此推託與主母同謀將奴擄去內山砍柴即將吳公子擧送進城去領賞奴家時刻防之只在對山近處偵遇喜帶人背出吳公子奴家便知其故追趕至嶺上得救吳公子遇喜被奴處死背吳公子江邊搭船人衆之中不便實言乃假稱良人得病背去與醫生調治假借夫妻之名自此始也聞舟中談論旗山龍潭內有神鯽可活得此症卽背往龍潭邊結茅屋求神幸神憐賜鯽魚果應手而痊吳公子因聞奴家逢人卽稱爲良人又同床起例穢濁不避以爲是也妻子無疑矣吳公子旣愈奴要與之言別吳公子駭問遂告以假借避人之談論是非並非實情也公子不信再求賜夢判斷恰恰皆夢未可公子因恨於心又病奴憐之許再作幾時那吳公子愈後各分枕席那夜有人登床奴以盜擊之不住至吳公子處所求援不見始知卽吳公子也魏家起先要奴爲誼女聞吳公子病愈卽接奴與吳公子回門誼父母以婿速遭以婚喪日時不

利重新擇吉再拜堂合卺同在洞房吳公子又以假爲真奴家實告以報答代雪深仇之故公子之心始死也
愿回去江南奴囑雖假不再嫁速回另擇佳耦公子答誓不再娶次日遂行即聞主母因不知遇喜已死猶以
爲領去賞銀逃走另去討親氣出病自戕身死主人以奴被虎咬去公子指往別處調治並無人得知公子至
劍浦被冷家留住禦寇有妖精變化奴形容被公子得知打出原形奴後代父效木蘭戍守公子因收妖復至
令乘機滅王氏以報夙怨狀元因却色辭金欽賜狀元招爲駙馬與公主巧合奇逢又同林姻翁因諫無道昏
君同退回隱至朱連篡逆林姻翁設計討逆奴家又聞吳公子纔與同謀後計遂林姻翁父女退隱林泉矣公
子帶狀元去江南尋親奴家乃歸十四門橋公子司狀元尋親不遇却被吳將軍帶投倭國致擢橫禍奴家同
林姻翁公主入海聘香仙換出二囚盜紅綃游六女扶餘換腿而羈留公子好殺而頻戒誦出無數波瀾歷盡
許多兇險蒙天再造遂得重逢還鄉奴家與公子自始至今皆假非真不因情結於衷歌中現出誰能知之實
爲恩怨分明不妨夫妻假借毫不存拙直言之莫怪奴敢將三位困阨之事當面而言所謂箭在弦中不得不
發也祈各淵涵仁翰曰所言之事皆忠孝兼節那有怪之理原來是王指揮之令千金令祖父曾拜謁過誠不
負忠良之後天真活潑無一些脂粉之氣古今罕有之奇女子晉天之下義俠大丈夫聞之無不拜下風也麗
容曰賢妹自己所爲之事不隱盡說出惟公主在寶皇宮起居寢食與狀元不離情事何從而知耶麻姑曰當
初聚會吳山與識討逆計與公主夜雨連床公主自言之還不信耶麗容即問麗容有說否麗容曰已說過事
無不可對人言果有是事又問魏家姊亦有說前情麼又容會滿隱並未聞之麗容笑曰乃天生一對也一個
真中假不假中真真中假者是鴛鴦作鴻雁行假中真者鸚鵡化爲鳳侶惟不知鸚鵡一會遇卽爲鸞鳳
耶或分而後合始變耶要知魏家妹勿隱亦說出知之同來品題麗容未卽答麻姑曰公主怎便說出遲變早
變惟有奴家了頭氣還在邵說得出奈珍使曰王千金與林公主不但忠孝廉節全而仁義禮智信無有不備
矣公主之三人闕玉宮忠也恭謹奉伺姻翁大人孝也不奔朱門而投漁舟廉也拒殺寶皇宮潔身節也放出

因皇叔仁也又有判張音染韻之案義也精知音律攀龍附鳳禮也放火焚北宮逃出智也折散不遠夫望重逢之期信也此乃公主之忠孝廉節仁義禮智信者也至王千金之遺踪救主忠也爲父賣身孝也不貪家財不爲嗣弟廉也既假非真終身不易節也歷諸番國頻救公子戒好殺仁也捨身救難義也先當教練使軍士敬畏禮也聘香女智也守魏家並不他適信也此乃王千金之忠孝廉節仁義禮智信也麻姑同嬰雲皆言不敢當此過譽珍又曰兩位皆相匹惟王千金之孝猶歉而不全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吳王二族只千金兩人不以宗嗣爲重只以節義是尙可謂孝乎勿怪直言冲撞宜早反假爲真全美矣麻姑從容答曰只恐節義不尙何憂保贏無子耶珍聞此答無以爲說麗容代言曰爺爺聽他說真方賣假藥作甚全是甘露寺之故事何用我們作杞人之憂耶衆始闐然一笑而散席散男女各歸房舍麗容無一些像出閣之新娘樣式如故要樂談諸共議以猥猥獼姐爲男女從可知海道來往通問至吉期日靈虛迎親之彩仗早在梅江道頭信天翁帶幼蓼到蔡家行拜門禮隨送納采贊幣新婿拜見了岳父如懣兄並同誼妹仁翰等設宴款待擁送雙輿登舟從嫁粧奩早送舟內各洒淚分別船遂開去矣麻姑仍回十四門橋陪伴兩老盡拜誼之心彼時乃晉開運二年正值福州與南唐戰鬥之際兵馬盈城干戈塞路客商遊旅驚心遠避正是常言甯作太平犬古語不爲離亂人且看下文如何分說

第一百九十三回 獨我異偷桃進金陵 李恆義唱戲辱使者

却說建州王延政稱帝因李恆義弑王繼昌又殺卓巖明占據福州遂以建州改曰閩國國號太德以兵部尙書楊思同平章事國小民貧思以善聚殮得幸增田畝山澤之稅至於魚鹽菜果無不加倍徵收國人號爲楊剝皮南唐主李景遣將兵收延平王延政出降汀泉漳三州皆降延政至金陵李景封爲羽林大將軍楊思以謝建人以王崇文爲永安節度使崇文治以寬簡建人遂安時晉開運二年冬十月也南唐旣克建州等處國

勢愈強昔周末列國以齊桓晉文爲五霸今五代之列國惟南唐獨強各國皆朝貢之若無抗拒必求復臣李景於臘月生辰各國皆備貢物進貢上壽閩王李恆義聞報與文武相議曰前進玉美人化血反敵其怒後進活美人半途被劫有名無實今各國皆進壽貢惟我不進不愈怒興兵來討耶諸文武答曰此番須進獻務要尋一奇異之物各國皆無者進之纔出色卽前之玉美人活美人乃他處揚州所產亦不以爲奇恆義然之卽遣幹人往外面尋訪價不在多寡只要異於衆者便好幹人各處訪遍並無一物適遇江湖作戲的招牌寫獨我異無能有六個大字幹人向問可能變出天下無之物否答曰不能變天下無之物怎敢稱獨我異幹人隨將他帶至朝房與堂官說此人能致奇異之物堂官卽令帶人親問之獨我異應如前堂官入宮奏之恆義出至殿外令諸大臣及堂官帶至獨我異先試看能變何異堂官卽令帶進獨我異年紀約有五十多歲跟一子名天鼠纔七八歲生得肥白精靈隨後一人挑兩個大竹籠同入恆義問曰聞汝能致天下無之物孤今不要汝龍肝松髓亦不要須與酒有刻花只要汝取鮮楊梅菜瓜二件來先看看再論時方嚴冬以天下皆無來難之矣獨我異稱能致卽於籠中取出大被單甫張在地須臾手伸入被內捧出一大盤鮮湯梅有百餘粒又一盤乃菜瓜有二三十條衆皆說假獨我異卽將菜瓜顛斷數節自取食了一節湯梅亦先取食數粒隨送上與衆同嘗果真非假恆義亦嘗過謂衆曰既能致此二物可知天下之物皆能之此時假令其致大絳桃進獻上壽豈不獨異乎衆官答不及時令而有雖是凡果若有天上大蟠桃貢之始稱爲奇恆義隨問可能上天取之麼獨我異答曰只可暗偷不可明取衆又問如能偷下是成萬否獨我異指其子曰有無成熟須問小人兒子他常在天上穿遊知之衆笑曰怪道是名天鼠天上物必要天鼠去偷衆共問蟠桃樹在何處此時有否天鼠答曰樹在蟠桃天其高千丈桃大如斗現在成熟衆曰既熟更妙可去偷數粒下來自有重賞天鼠答曰難偷難偷不去不去把手搖而走衆問故天鼠曰頭答曰去偷不怕別的一怕天狗二怕天妖遇着不穀一口獨我異拉住曰我兒不怕卽管放心一乃奉當今皇帝勅令二藉列位大人洪福自有百神扶助若去偷大的帶摘

小的先擲下來皇爺必不難爲汝天鼠哭曰我不去汝自去獨我異曰我怎的不敢去只是年老脚硬上天不靈便惟汝便捷不過一時辰便能成功今勿哭待我取雲梯送汝上天恆義等同慰之曰汝父說不怕偷得大桃一粒下來賞汝百金有粒有算還有另賞獨我異與子拭淚扎衣開籠取出一大網小繩頭望空一拋其繩如放風箏直扯上天竟將數十丈之繩盡放至尾扯住令天鼠上去天鼠帶淚勉強接繩尾脚一鳩如蜘蛛緣繩直上杳而不見恆義等對望暗各稱奇下面早設大布幔承接墜落卽有數黑子自霄漢颯下漸漸變大連接三粒帶葉大桃半紅半青葉如焦桃如斗異香噴人又落二十餘粒小桃同望許久不見人下來獨我異形甚驚恐曰怎麼人還不下來莫遇着妖麼正悵望間忽墜落兩片身屍下乃被刀自頭至脚劈作兩半腸肚纏絆血糊獨我異接抱其尸大哭曰是我老變死之罪汝不去我硬勒汝去果無命回來此是被天狗拏住劈作半片丟下若遇天妖連尸俱無汝死爲國猶可我臨老失子終身倚靠何人獨我異撞足捶胸哭泣甚慘恆義等甚憫惻共慰之曰不必過哀汝子爲國亡身亦是難得自當厚恤有銀怕沒兒子送老耶恆義卽賞白金六百兩衆大臣共出六百統共一千二百兩令將銀收去獨我異收銀入籠欲再收尸忽天上落下活天鼠衆訝問旣被殺死怎麼又有一個活的下來天鼠連聲說造化造化奉天子命果有百神扶助不錯小子直上蟠桃天幸折下三大粒仙桃又別樹摘二十餘粒小桃又欲摘別樹仙花忽鑽出一妖精拴啖小子小子驚走那妖尾追適遇關公追至見妖將害人舉刀砍下將妖劈作兩片尸卽墜下隨問小子何來答以奉皇爺欽命取桃之情由告之關公曰大徵星有命可也關公遂自去小子仍緣雲梯下來見有妖尸墜此其先後摘下大小仙桃亦應收麼衆聞此說稱異同細看兩片尸果非人樣獨我異轉悲爲喜欲開籠取銀送還恆義衆皆曰旣賞了不必還將妖尸焚毀獨我異曰此乃天妖見火氣隨烟飛騰仍歸天漢惟埋土方滅其跡恆義卽令以破蓆包掩埋於冶山又問此桃至金陵能否變色天鼠曰此果三千年開花三千年結子三千年成熟今折下俟三千年顏色始變至金陵不過十數日何愁色變耶於是大的留進金陵小的來分嘗天味餘交內監收進衆

嘗嘗稱甘脆異常各留核入袖恆義要留父子同使者送桃到金陵獨我異不肯從命加賞銀四百兩先交二百待進了貢再交二百方肯留任即將天鼠扮作仙童恐唐主查問蟠桃出處可令人對折來情由又添數色貢品辦賀壽本章遣承差巴借費造另修書一封同到金陵時將書並貢物先送與舊友闔門使張弓閱看託爲帶進朝堂不至如前進玉美人之悞事獨我異同子跟隨貢物起程不日到了金陵開箱看諸貢品其桃如故仍封作令送至闔門使衙前獨我異父子在外聽候喚入承差巴借送書並貢物先人張弓折看了來書即開看貢品諸物無異惟三粒大桃變爲紙做的張弓看了訝曰書中說仙桃如何以紙糊的來作真的巴借細視果變爲紙駭甚自走出喚獨我異父子進看那父子二人無踪始知桃復原形父子逃去張弓問故巴借將取桃之情節告之張弓笑曰此乃走江湖的戲法乃避眼之邪術那有真的汝主公亦是江湖中人怎麼不知被伊騙弄信以爲真此因若不先送我看進人又弄出不好看之事幸未進入惟花費些銀亦罷餘物亦不須進即帶回去對汝主公說下次不必再進咱之主公以闔中道途險遠不敢征討衆臣請兵不聽現諸隣國皆送有壽貢一總不收咱有回書與汝主公看便知而放心汝去勿停即帶餘物趕緊回去罷承差遂回那作把戲父子在闔中賺銀一千四百兩早已兌換黃金隨身至了地頭俟他進與闔門使看即作法變出原形擎起脚飛逃亦算他有良心如有送與南唐王看變出假的又加上進玉美人之罪猶緊遞進之闔門使受罪承差回至福州繳回信並告明詳細恆義同衆怒而又幸甚恆義將回書與衆同看齊笑曰聰明人作彘臚事衆又疑曰既是假的先食之小桃豈是假物恆義尙存數粒令取出看非桃乃山東梨也又取留核亦皆梨心也又去治山魃妖尸看乃草簪的以猪血塗紅假作妖尸衆同笑曰如此避眼之異法亦算大本領被騙亦值同學了乖又知南唐不敢說說闔中之情由恆義自此心安不懼滿朝文武之才學不及逐鹿塢諸女之見識一枝等聞知閩王遣人偷桃進貢南唐皆笑曰衆文武大臣並不能諫阻天上那有什麼蟠桃漢之東方朔何曾有偷桃因漢武帝宴西王母於長生殿王母帶有桃進獻武帝食之留核存於袖中王母問留之何爲武帝答以

欲留爲種王母笑曰此乃天上蟠桃三千年開花三千年結子三千年成熟人間怎能種得耶武帝信之卽棄其核王母言此時武帝旁立一人乃東方朔開口冷笑王母愕問何人武帝答乃東方朔王母駭曰東方朔卽是他此桃經被他偷過三次訪拏無踪原來躲在此耶武帝聞之駭甚始知東方朔非凡人蓋王母說九千餘一熟乃誇其異無人識破忽見東方朔在旁冷笑恐其盤駁不待其開口忙將他高舉經之三偷計已二萬七千年之久非仙而何把他高舉諒必喜而不言果東方朔亦不言矣因此一傳至今皆以東方朔真有偷過仙桃滿朝諸臣被其騙弄豈不可笑耶此乃衆女譏笑朝臣不表且說李恆義得了張弓之信遂不懼有樞密使陳覺見南唐主請自往說之能令恆義來朝李景不許因大臣宋齊邱等同保薦陳覺有口才可遣李景以陳覺爲宣諭使擇日起程李恆義得此信息預唱一照戲文待陳覺至時演唱與觀令其自走陳覺抵福州卽延入殿飲宴觀劇恆義同諸文武陪之大淨上臺扮花面執拂道人口唱白云

金鈴一响動如龍 萬惡聞聲自順從 海角天涯遂意得 南方何在一鳴鐘

小道名覺塵乃金鈴（金鈴比金陵也）大仙之門徒也吾師父無別法術惟藉一金鈴搖動之上調風雷下令萬寶來奔聞南方有一鳴鐘（鳴鐘比閩中也）晨昏不撞自鳴乃諸寶中之至最師父思取之恐道途險遠不敢動作是小道向請自認去說該主守之達人長老能令將鳴鐘獻歸投師父應許不免去走一遭曲唱一牌下臺末扮作老僧手執拂二生旦扮作二行者同上臺念曰

金鈴恃橫藐乾坤 敢想鳴鐘一口吞 任汝蘇張重再出 教來有路去無門

老衲乃鳴鐘主守長老達人也是也江南有金鈴道人藉其異術橫強探何方有寶將手中金鈴一搖寶自歸投惟此之鳴鐘不敢擅搖而取詎有一徒弟名覺塵敢在他師面前誇口能來說此鳴鐘歸投自獻探事來報今日到此嬉笑這廝殊不知吾鳴鐘利害之處神仙罩之換作凡人凡人罩之變爲畜類這廝亦是凡人待他來時罩之令變爲犬頭掛金鈴名牌放引與那道人知之始不敢覬覦吾鳴鐘矣二徒同出山門等候這廝到時

進報二行者答應出候長老曲唱畢覺塵上臺見行者進報長老令人覺塵人見稽首旁立長老不爲禮問曰汝不在助金鈴之慮來此何事耶覺塵答曰家師欲發動金鈴天討鳴鐘乃小道以不教而殺謂之虐先來報知南方之寶有七經金鈴收獻其下唯此區區一鳴鐘有何能爲敢與抗拒今小道一爲天討二爲生靈三爲長老冒瀆而來唯望見機而行自古順天者昌逆天者亡早將鳴鐘歸獄俾免逆天心自罹災禍祈熟思之長老笑曰你以吾區區鳴鐘無能爲耶還不知將來猶能吞併金鈴矣今先請君入鐘一玩方知其妙處也長老把拂一刷臺前自放一紙鐘覺塵自投入鐘內卽潛下去換一粧犬的人之長老曲唱一牌令二行者翻起粧犬的跳出搖尾一匝長老指笑曰畜生畜生先前口能舌辯今何不再說耶卽令二行者取出一金鈴一木牌牌上寫金鈴說客覺塵等字掛於犬項長老又指之曰汝今好回去江南報知遠敢覬覦藐視吾鳴鐘不敢二行者瀟犬下去長老揮拂唱曰

小小鳴鐘不可欺 濫土有刺不能知 且留狗命放歸去 換一容顏見主師

唱罷下臺再看下截陳覺便起位欲辭謝去羅鼓便止蓋陳覺一至未開言卽被拖登席看戲看唱此戲明知辱己心如火燒卽欲辭去見內外排列武士刀鎗如林又不敢卽行告忍看至半齣不能再忍告辭而出恆義亦不送惟諸陪臣送出朝門上馬而去矣正是辱至難堪怎不走欺之太甚豈能休此去如何下回接說

第一百九十四回 都兵沒陣七軍攻郭 女軍衝鋒二僮解圍

再說陳覺被恆義唱戲譏辱如坐針氈含忍看了半截便辭出朝堂上馬而去見無數軍士披甲執戈城相皆遍自覺胆寒不下大公館住止直出洪山橋下船至於建州思此番請去說之無功猶被凌辱敢有臉面至金陵請兵討之主公必不許莫若就在此擅動其兵以報此恨遂矯詔遣諸指揮使馮延魯將汀州兵錢錦將建州兵陳晏將撫州兵鄭冷將信州兵各五千討恆義預備甲兵增築外城以待之時陳覺矯詔發四路兵

至即以唐建策萬三石鐵英金型將兵各抵一路會兵於北門外吉頃地方兩軍對陣大戰（吉頃今名戰坂出芋之處即當時戰場也）唐兵敗北死將及半那唐主李景聞報陳覺至福州恥其無功矯詔擅發汀建撫信四路兵大怒以陳覺專命欲調回誅之衆臣皆言兵旣出可不止當發兵助之李景又遣王崇文魏岑將二路會兵攻之陳覺復整兵再會於吉頃地方兩有勝敗遂止而相拒恆義退回守城命都鹽使唐攀桂解送猪羊牛酒犒賞衆軍時建策爲大元帥攀龍攀鳳爲左右先鋒正在分賞忽報南唐又遣兩路兵至由下渡會攻已抵城矣建策大驚卽令回兵鐵英金型驅先鋒先馳建策押後誰知陳覺等早得密信知泉州兵將至預佈伏都兵一回伏兵四起追殺都兵前後難顧皆四散奔逃後之大元帥建策陷於陣中歿矣攀龍攀鳳二先鋒聞後隊失陷回馬來救被唐兵前後夾攻皆殺死攀桂聞前軍父凡皆歿拔劍飛馬回頭亦被刺落馬下鐵英回看後軍無至始知中計趕殺回頭與唐兵大戰殺死無數一面戰一面討攀桂見路旁一尸卽下馬認看果攀桂胸坎中鎗而死卽扶起雙手抱面對着大哭不防腰間被唐兵一鎗刺倒氣絕雙手猶緊抱不放金型亦殺入陣尋討見二尸相抱認是連環攀桂下馬要裏載歸又被一冷箭射中咽喉亦倒斃惟萬三石身傷數十處得以走脫奔回入城唐兵潮湧而至將城圍住日夕攻打時乃晉開運三年十二月南唐七路兵圍困福州恆義撥兵幾千將十數員回來兵不上百餘人將無一個只剩傷不死之烏精也唐家聞報四父子俱歿於陣一家號哭惟採蓮不哭曰瓦罐不離井上破將軍難免陣中亡哭之作甚言訖人房投環而死曾氏夫人同長次二媳亦自縊而亡李肅姑聞其夫鐵英戰歿於陣亦自投於井以殉之恆義聞之喜曰國雖小到有許多忠烈男婦卽將孤孥去碎尸亦愿唐兵攻城甚急外城攻破恆義退守內城又將攻破恆義因聞其攻城破日入屠雞犬不留欲自縛出降諸臣阻之甯死不降唐可求救於吳越恆義又謂衆百姓曰今兵絕糧盡孤城怎保莫待攻破入屠孤自縛與你們獻出以免百姓屠戮可好麼衆民皆號泣答曰愿同死守並無異志恆義嘆曰孤雖失德尙得民心旣愿同死守孤尙有一妾二童當烹以餉也蓋恆義有三妾經江濤作鬼殺死二個今

只有桂妃一個二童者乃江濤之燕伴鸞儔也至江濤死恆義將二童收入內庭供伺恆義對百姓說此語桂妃不聞唯燕伴鸞儔跟隨在後聞了此語必學張巡許遠困於睢陽城殺妾烹童之故事不少走猶待之殺烹耶遂相約同爬水關闖逃出被唐兵拏住送與主將矣唐兵既克外城又日夜攻打內城不休喊曰

金陵七路兵 攻破閩中城 人不屠殺盡 萬古不回營

此乃陳覺欲報觀劇之恨教軍士喊念猶寫貼於遍處城內並無一兵惟百姓死守將官又無一個只一班老弱儒臣共待死而已正危急間忽東郊外突出一枝女兵爲首一女將髻黑如雲帕身穿黑軟鍘腰札黑綉裙脚穿黑靴手持兩把黑短斧冲入圍城唐兵隊中如虎奔羊羣舞動雙斧恰似車輪並不見人只是一團黑影又一個通身皆穿紅的手執兩把劍又一個穿青同穿白穿黃穿綠四個率女兵俱被堅執銳個個勇烈人人雄猛感不可當唐兵不意遇此皆冰消瓦解被殺死無數四散避開衆女兵直抵內城叫門恆義即令萬三石登城深之認得是自家兵即開城放入帶見恆義恆義同衆臣見皆奇異問何處女兵三石指曰穿黑的臣妻郝杜若穿紅的乃倪俊妻郝桃笑穿黃的乃倪卿妻萬一枝穿青的乃郝球妻倪碧梧穿白的乃陳鹿匪妻虞申樾穿綠的乃鹿匪兄嫂林亞仙餘皆鄉隣招募之婦女又指曰杜若乃郝平章之女一枝乃臣之妹碧梧乃倪俊之妹皆有瓜葛也恆義喜曰原來都是自家親眷聞前王濤被廣智圍困有臨水女兵來解不意孤今日又有諸千金夫人來救倒懸之難不亞於臨水神兵誠蓋世之功也其功另行厚叙可先去見諸親屬再論諸女退出看官以諸女來保危城耶非也因各有父母兄弟皆在城內聞唐兵攻人雞犬不留今外城已破內城危在旦夕玉石俱焚杜若因父母夫弟一枝因父兄餘皆因夫郎招募各鄉平脚少壯婦女教之武藝陣勢一枝因杜若乃乳女後身爲之隙首其在萬家商議遂結隊殺入保護因城中百姓心解故不敢先逃待城破時作爲於是同在城幫守矣彼時南唐兵有成萬圍住內城杜若等不過數百人怎被殺入圍中進城如一不水怎救一車薪之火耶原來中間有緣故救城內無數生靈天遣當時燕伴鸞儔兩個美童偷走出城被唐兵拏

送燕仲送魏岑帳內鴛鴦送留從効帳內皆喜留之爲隨丁因主帥王崇文聞之恐是奸細討來察訊起先二童在魏留處供說乃城內良家子弟聞城破欲盡殺之故僑出逃生至崇文訊問亦如是供之因駁詰研鞫欲加刑嚇二童始實供出乃內殿之侍童聞主公欲效睢陽城故事殺烹而餉士卒驚而逃出之實情崇文笑曰烹鳳飼鴉魏留二將被汝瞞過本帥豈被汝瞞卽令且留此待再問發落魏留二將因不能詰出實無敢與爭崇文在內閣查問二童內殿情事燕仲鴛鴦皆約略言之說及陳覺來說之事遂實告曰主君知陳將軍將至預演一照戲文名金鈴說取鳴鐘以金鈴來說之人名覺塵卽陳覺也守鳴鐘之人名達人卽仁達也演出覺塵來說取鳴鐘被達人凌辱又置之鐘中變爲犬掛牌金鈴放回此爲一次下次乃覺塵變犬回見金鈴主將口仍能言告之被達人所辱情事主將怒卽去與達人鬥法亦被置於鐘內亦使變因鐘內服言取鳴鐘並非本意皆覺塵誇言取之今求放回去仍將覺塵送來麻折達人揪鐘放主將回去此乃第二次至陳將軍來不待開言卽延人飲宴觀劇演此戲文辱之陳將軍因內外排列武士怒不敢發戲只看覺塵變犬放回一次便起位辭去不落公館直回建州帶兵來報變犬之恨等戲文情節細說知之王崇文聞了此因由拍案怒罵曰原來陳覺這匹夫敢在主君面前謗口不動一兵惟一言能令李恆義解甲入朝誰知被其這般凌辱無處出氣瞞着朝廷矯詔擅遣本帥前來血戰以代他公報私恨今日不聞汝二童說徒與匹夫出力也卽將此情由密報與馮延魯魏岑留從効等知之衆將始不盡心攻打圍自解散至逐鹿塢之女兵至衆軍皆無鬥志故任易共入城內乘軍皆失手被傷燕仲鴛鴦不知是東山萬兵部家擬是臨水陳大奶帶諸姊妹神女來救援之也報入損傷軍士名數王崇文同諸將在內閣問二童此何處之女兵如此奇猛二童卽答以臨水之神兵崇文因查問臨水出處二童告曰臨水乃古田離此不遠有神女名陳靖姑者在閩山學法回來收千猴精虎婆並石夾二女除蜘蛛精鐵頭和尚白蛇精揆拔鬼求雨白龍江斬長坑鬼各事難以盡述後唐清太年間王繼圖聽茅山道士袁廣智與兵來奪王璘朝位都兵却被殺盡圍城數旬城中絕食百姓目亂王璘願讓位他

要先獻王璣之頭再入登位王璣亦愿自盡獻首被陳金鳳歸守明刻刻防護待破城再行自決困至絕糧那
臨水夫人帶一枝兵數不及百冲入整兵出戰頃刻將十數萬之兵殺得片甲無回拳住王繼圖並袁廣智凌
遲陳夫人解了圍又帶衆女兵歸隱臨水前陳夫人只有陳林李鄒高五誼姊妹至得道後又得潘歐曾許阮
馬六姊妹共爲十一姊妹並收神女仙妃隱於臨水洞無時不與國家救困扶危消災解難此城內一半是十
一姊妹之親屬遇有災難呼之卽至現今福州城廂內外及各市鎮無處不建立臨水夫人之廟宇無家不供
奉臨水陳大奶之神像此女兵必是該親屬等同恐城破屠及呼喊而來救解內諸將聞此情由皆驚疑內有
數十個軍士乃延平人侯燕伴說完在旁接口曰說起此臨水神通廣大有呼必應並無虛言當時救解此城
王繼圖已走在烏龍江外潛躲夫人夜半遣紅毛猴去牽進城無一人得知王崇文同衆將等再聞此胆寒圍
遂漸散王崇文欲掣回軍李景又道王建封將兵來助遂不敢掣回惟按兵不動陳覺屢與爭鬪岑留從効以
奪美童忿怒於心王建封以按兵不交疑之馮延魯等以專命无道恨之語將無協心矣那燕伴爲憐因王崇
文壁之任之出入自探所至之女兵並非臨水係是逐鹿塢萬家之女媳糾衆探親二童思倘被唐將得知必
罹妄捏之罪無處再遁卽密修一信信內先言懼烹逃出被獲幸不殺留在主帥王崇文帳內供役因其間內
事告以陳覺公報私恨矯詔遣將情由衆將聞此俱怒不肯用心故不攻城後萬家女兵至又捏告以臨水之
神兵來救解必如前王繼圖圍困之情形又將前殺袁廣智片甲無回之情形說知衆將又聞此心益懈圍自
解今東路無阻可通糧草此信至城內可卽揚言臨水神兵已至圍自解則罷不然效王繼圖之前轍也各城
樓須設陳大奶之神像以張聲勢現在各將自相猜忌不久必自散解先此密稟餘另報聞等情由封固檄至
東關由門縫塞入令守卒送與恆義恆義同衆官折看大喜始知城危而不破圍而自解之情由皆燕伴鸞儔
從中暗施機策使兵將離心卽依信中行辦果東門無阻得運些糧草遣善走之人爲千里馬遞表趕赴杭州
乞師求救南唐兵將又聞傳說代王璣救解王繼圖圍城之臨水又至現在神女兵整旅候戰又望見各城樓

內有紅衣女出入似人非人各疑忌不敢攻打自懈城內遂得安靜待吳越之兵來救也杜若一枝申樾等以浙兵至不知勝負如何悄悄將萬邨家眷屬唐家尙有子女並各侍女囊囊財帛各物陸續潛運至逐鹿塢鹿韭亦隨出回去惟邨家父子倪家兄弟同三石在朝堂不敢擅離那申樾因鹿韭改男粧在內爲白袍將自充作女兵入視萬綏猶以夫假妻借名受賞仍不知實妻非夫也正是父母且安逐鹿塢夫兄漫離躍龍臺且看下文如何分明

第一百九十五回 鐵連環囑造兩人棺 陳大妹遵營三友墓

回說那日部兵全軍覆沒唐兵到城下圍困下渡陳大妹探知唐家父子俱戰歿沙場尸骸必定暴露衣服必被人剝去趕卽帶銀錢邀請隣友二人由西河洪山橋環至戰塢吉頃地方先尋着建策攀龍攀鳳皆中鎗而亡尸首盞甲均無損缺情人看守又去尋行有里許路見有二尸相抱倒於田畔異而認看一乃鐵連環一乃唐攀桂等又有一尸認得是金剛鑽四父子二俠友皆尋着不勝哀痛其爲國亡身衣服皆在欲將其相抱之二尸擘開誰知鐵英之手圍抱攀桂膀背如鐵箍四五人擘不能開卽有人來看問二尸是何親故大妹答乃同窗之友衆曰至死猶不能離若不折開怎人得棺可將熱酒來盪軟方擘得開大妹正欲去購備有一老者同二人由後山趕至喊曰手且慢擘此三個昨夜有話寄老漢來說說了便知看之人衆訝曰此三個已死何從寄語老者曰我們又不是後生尅薄來說鬼話大妹說寄何語老者曰老漢姓孫卽在此山後住兩日前同二個本家弟姪去北嶺幹事昨夜同回由此路口橫穿過遇此三人手牽手在月下吟哦玩樂見老漢同弟姪至便來施禮問三位尊伯何往因見其皆似有體面人便答以名姓去北嶺幹事回來寒舍卽在此山後他答貴府卽近在此妙極有數句話可求寄託否老漢問貴姓何來何話寄託與何人那一個大漢曰某姓鐵皆城內人昨因這個唐姓盟弟受傷臥地知了趕來抱持之起不防腰脅下被中一鎗同倒此金姓之兄弟聞知趕

來將同扶回亦被冷箭中喉亦倒一處受傷皆重須臾平復三人仍能行樂吟詠今幸遇三位尊伯煩明日午
後再同至此必有故人來看視祈代言三人有寄語云

見亡怎不下雕鞍

得抱殉從死亦歡

寄語漫營三友墓

且來先道兩人棺

只寄此四句他使理會則感佩之至矣弟姪輩聞此訝問曰你三人在此何不俟來問之安用寄語那姓金的
答曰汝們還不知近日此處之遭劫耶老漢曰聞江南兵來此戰鬥故連夜趕回汝三人莫是由此經過被殺
仗之飛鎗飛箭所傷不能回去麼那姓金答是今就做原樣與看明日來好識認姓金卽倒於地姓鐵姓唐抱
着亦倒下老漢同弟姪以他作玩答低頭看之三人渾身皆血再視真却是死尸共驚不勝回家問之始知本
處兵卒被唐兵殺死無數近隣皆走避纔回來那三個是鬼寄信無疑今早老漢又同弟姪來此查看三尸照
原倒無異因看其穿帶皆將官非小卒不敢忘其寄信遣孫輩來探望其衣服不要與人剝去若有親人來認
卽回報知老漢卽趕來說知內看之人有兩個曰前日被殺倒馬匹刀鎗被唐兵拾去至稍靜人便來剝衣服
先看此三尸衣甲值錢將動手被三尸以血噴之驚走陳大妹聞之駭甚另造一大棺買便四部標明官銜姓
名人棺各拾寄於權屋辦祭禮香紙祭奠同食了祭餘而回大妹將收六尸並二尸之相抱不開拒人剝衣顯
魂出現託鄉老寄語之情由細叙一信寄與弟鹿非知之鹿非遂與諸女同看申樾泣曰前聞招安之日言歸
正之人能同日同時同死亦愿之誓今應了諸女等雖不相識因聞其情重莫不爲之酸辛也李恆義遣使跪
遞求救表章至於杭州投人吳越王錢恆佐召羣臣商議皆曰福州道途險遠不可救惟內都監使昭明以爲
當救羣臣與昭明爭之恆佐曰唇亡齒寒吾爲天下元帥曾不能救隣國安用之遣統軍使張筠將兵救福州
命昭明專掌糧草昭明悅掌援糧運事而以軍謀委元德督兵救閩將至福州唐將王崇文等聞浙兵將至
亦不懼只恐城內神女兵夾攻問燕伴鶯儔有路能阻女兵勿出否燕伴教寫一疏當空焚之懇神女勿出王
崇文依言寫疏焚了燕伴又通信與恆義知也吳越兵至與南唐連戰數陣不能勝不敢再戰只劉住使人回

杭州請益兵吳越又遣余安將水軍自海道來助救之兵至白霞浦（卽郡東南一派之浦）岸皆泥淖須布竹杖乃可行浙兵將布竹杖登岸唐兵聚而射之浙兵杖不能施布不得登岸拒不得前軍持之既久無可設法唐將馮延魯謂王崇文曰彼此相持不戰徒老我兵不若聽彼兵布杖登岸我師冲出盡殺之則城不攻而自降矣裨將孟堅曰浙兵前後至此已久不能進退求一戰而死不可得若聽登岸其鋒不可當安能盡殺之乎王崇文等不聽縱之登岸吳越兵既得施杖上岸大呼不能退後奮不顧身唐兵抵之不住大敗而逃王崇文陳覺魏岑留從効馮延魯等燒營而走死者萬餘人丟棄器械不計算數李恆義帶三石集舊士卒伏於隘口堵獲唐敗將王崇文馮延魯陳覺王建封等俱擊其餘陳佺晏孟堅等皆歿於陣時唐兵敗走燕伴鶯儔二童復投入城恆義因其通信之功收之卽求放崇文等恆義亦以崇文等圍內城自解不助陳覺之私恨並放去只將陳覺囚禁遂迎余安入城將所部授之余安隨授諸將功績並恆義之故將士烈節同報捷表章往杭州矣恆義隨將唐家之節烈同鐵英之妻各棺柩拾運至北關外與下渡陳大妹所收之棺柩安頓排列一處各設靈位斬陳覺之首同三牲排供率諸文武大小官員致祭次日逐鹿塢辦祭品同申樾及桃笑碧梧鹿韭亞仙等致祭其中惟申樾與之盤桓既久一旦變爲柴厥怎不見景生情哭得眼枯腸斷鹿韭等莫不陪淚淋漓也隨將男女各棺柩合葬高山而鐵唐金大小二柩另葬一穴謂之三友墓矣吳越錢恆佐卽顏詔以余安爲福州刺史萬三石爲州將協守之李恆義爲杭州水陸大將軍福州之舊文武官弁着余安選授題補除老臣邨平章等歸林下外其邨球倪俊倪卿皆選補各郡州官佐燕伴鶯儔恆義保舉爲之巡檢補用唐建策一門烈節諸孫曹皆以錦衣衛世職以獎其忠孝功勳福州自此平靜矣南唐只因陳覺說降無功矯詔征討報恨始致兵歿萬餘糧草器械去二萬餘李景大怒陳覺已被恆義殺而無歸將保舉之宋齊邱等議參降罰王崇文等降賊廢爲庶人不用矣正是兵圍城下須當助將敗江南豈可饒且看下文如何分說

第一百九十六回

代表忠悃尙虞哭奠

潛身看戲周林傷情

却說鐵麻姑在梅江送蔡麗容出嫁後回十四門橋數月不見雲程回來不勝疑悶又去梅江問信亦不知情由干戈既息道途平靜隨仁翰等同議歸故里新月帶新春去杭州尋親並查探雲程所有海外帶回之財寶仍寄存勿動俟雲程來分發蔡家作餞仁翰帶新月新春慶雲麻姑五人下船還鄉此時水陸安順僱一個搖櫓乘水漲天明至鼓山下灣泊該船戶乃阮洋墩人因說閒言隨口言曰今日此近墩有好看之女戲不得去看氣殺死人仁翰卽問什麼女戲船戶曰那女戲乃是官家千金小姊作的新戲仁翰又問作什麼新戲船戶曰乃林慶雲公主三入閩王宮哭奠誼父母此戲豈不是新的自做自纒奇也仁翰又問何以叫做自做自可說明船戶曰客官在梅花不知福州有大勢面人家耶前兵部尚書萬綬家中原有一班女戲皆自家之千金小姊並公子娘作脚色自作自看隨後有前王之誼公主林慶雲同狀元駙馬周新月亦在湊脚色日夜演唱要樂後萬尚書告老一同搬至此東山逐鹿塢別業花園內居住亦時常演唱不與外之生人進看惟討有熟人則可看近有新編一齣林慶雲三入閩王宮哭奠誼父母其主祭官林仁翰及陪祭官乃萬家姑娘小姊粧扮湊脚色惟孝女林慶雲哀嬭新月皆本人自扮上臺哭的都是真日稟訴的都是實情此齣戲新不新慶雲訝而問曰船家此戲汝有無看過知駙馬公主是本人否船戶曰那駙馬公主在萬家二年了人人皆知是真的仁翰問曰汝說不與生而人看汝只空想要看麼船戶曰奴有熟人現在與萬家近隣託他帶進自然能看麻姑問曰離此多遠我們託汝帶路再託汝熟人帶看可麼船戶答曰離此不遠客官請使奴無閑工邀帶新月曰船家只管齊去玩要只要汝帶路引進熟人所有飲食點心錢皆是我們出如船泊一日卽照日算船價不難爲汝可好麼船戶開有錢有食又有戲看喜甚應允仁翰等先交錢與船戶買點心回來同食了船令船婆看守船戶引路帶五上岸而去原來逐鹿塢萬三石鄰球倪俊倪卿皆補授外郡州縣惟諸女以干戈既息日日要樂鹿韭不仕令作戲玩耍因密探真之周新月林慶雲消息或說被番王留去或說船回將至梅花遇風船覆盡沒有人行船見鹿韭申樾聞之暗中憐惜遂演出此齣新戲以表二人之忠悃也是日又演唱此

新戲只許近隣並熟人進看如有生面人欲看總須要隣人帶進方許若無一人識得無人引帶不許進來那船戶與鄉隣熟識帶仁翰等託鄉隣邀進花園邊仁翰等俱立於花木叢旁等看見其中先有數十人或坐或立等候須臾上臺做姐已偷營船戶在五人身邊指臺上某脚色乃某千金某脚色乃某老爺之奶奶逐個指言之因看其武打殺仗皆用真刀鎗棍內有捲鐵舒鈎之猛麻姑問曰都是官門女子怎能有此股肱耶船戶答曰女客官不知耶此番南唐七路兵圍打福州外城被破內城危在旦夕無此一旅之奇女兵去解此時福州城無人種矣仁翰等聞之更駭甚奇之姐已偷營已做完便設白棹裙案排三位神牌一寫大閩皇帝王羲之神位一寫大閩皇后李氏之神位一寫大閩賢妃尚氏之神位等皆寫孝女慶雲奉祀紙作朱連二首級排設香燭祭品等件諸女扮作陪祭官一枝扮主祭林仁翰申越扮哀嬭周新月鹿菲扮誼孝女林慶雲皆衣白冠惟孝女林慶雲披藤杖執了環扮一賓相先後照次上臺仁翰等忽見扮那駝馬公主生旦面貌與真的無異皆愕甚面面相覷一匝慶雲向新月耳語曰那作生的可是虞公庵莊周夢蝴蝶廢新月把頭點點新月亦向慶雲耳語曰那作旦的可是閩王宮之蝴蝶化莊周廢慶雲頭亦點點仁翰忖度必是尙虞低聲與麻姑言之遂靜聽各報口號銜名致祭因由同唱一牌畢孝女伏簾內哀嬭伏簾外賓相唱禮主祭同陪祭等官拜奠又唱一牌孝女簾內接唱出至案前哭拜中間不盡哀痛之情真淚濕襟衣觀者不獨慶雲腸斷新月心悲仁翰情傷三人不敢抬頭而台下數十人皆掩面拭淚人衆肅靜含淚看完了此齣下台完了人衆始相謂曰必要自作自纒有此情形神色船戶謂仁翰曰有聽衆人說可見那駝馬公主是本人不錯矣麻姑答曰不是真台下看之人不成幫之啼哭船戶又問曰個個都有目淬惟獨汝女客官無點淚何也麻姑曰他們都姓綿心腸軟吾姓鐵心腸硬故不哭也船戶不答而笑戲歇人衆陸續出去仁翰令船戶回船食飯再來我們自買點心船戶遂先回去麻姑謂慶雲曰此演唱可同前所排設情形廢慶雲曰亦如是麻姑曰那正宮李紅蓮朱連行刺不恨殺還設牌位致祭慶雲曰非此論一日呼母終身爲子有不並祭之理此是萬綏之家曾有前情在

他處可同進去看兩個果是尙與虞廢五人遂同進內廳謂曰我們乃蘇州總至亦會作林慶雲三入闕王宮哭奠借此行頭上台演唱看有貴儒林樣沒有諸女皆在內食午飯看台之家人進去說知一枝曰我們以爲此齣戲獨異誰知早有人作過不可與做我去打發他去一枝同了環先出來看五人排坐椅上見一個似申樾一個似鹿韭皆無異惟衣不同一枝便回頭喊曰不好了丹霞鬧揚州縣堂今鬧到這里來怎處衆愕問故一枝曰此處變兩駙馬兩公主不知誰真誰假快自去理辨若辨不清同送去官堂勘鞫鹿韭申樾聞之皆愕鹿韭卽行出看認是慶雲新月彼此一見面無別問卽抱緊號陶大哭蓋二個因扮演借情哭奠下台餘哀未盡兩下會着故宮折散之故人怎不見鞍思馬腸斷心裂申樾後出亦認得見鹿韭哭得悲切亦淚下如雨正是回憶舊宮折散事怎教此日不傷心且看下文如何分說

第一百九十七回 演舊事鹿韭逢故人 顯神力麻姑舉鋼水

却說申樾出見是新月慶雲同鹿韭抱緊大哭自亦淚如雨下拉之曰幸得重逢勿過悲傷同請進來叙叙新月慶雲回頭見是申樾遂俱止哭一同坐下慶雲曰在台上一看便疑是蝴蝶莊周不敢便認今果是但舅舅與此乃先朝故舊粧演作甥女代表出舊時哀事可也惟表弟不在池樓館中歸本畫葫蘆來此冒作表姊友演劇莫陳大奶之甘露水澆心死復活否申樾答曰滑稽至死不變遂低聲將遵陳大奶之因由說了又將早已冒名領回家財並告知鹿韭亦告以前情新月慶雲亦說別後之情事彼此俱說明白慶雲方知冒已待識之奇緣鹿韭始知代除石塔姓名得免之災申樾鹿韭見仁翰請了安後問及麻姑新春萬綏在內廳談叙方知前女進問一枝杜若同答不知何怪萬綏自出看果一對形容無異見一個是舊僚友喜拉入內廳談叙方知前後之真假皆是親愛之戚友一枝同諸女在旁聽明便喊曰快拏狗棍來將假冒的趕打出去萬綏笑曰無真不識假無假不識真不可放誕快辦酒席來與真假一同作賀奇逢幸遇也卽排兩席男東女西問知新春乃

駙馬弟麻姑乃表姊同請上席麻姑笑曰奇逢幸遇與奴家無干慶雲曰不預硬要汝作干證遂一同共笑坐飲叙中間萬綏問今日故舊重逢不喜而悲何也慶雲含淚曰當日同在皇宮誼母娘娘身邊朝夕不離情深義重一旦禍至分離今日見舅無母見甥無姊彼此怎不肝腸裂碎耶衆聞說皆感嘆興悲傷仁翰曰國舅自己之名色用猶不盡何須借小女隔年之通書來看耶鹿非答曰我姻公計討二篡逆誼公主三人闖王宮事入左史名揚千古鹿非並無寸長乃藉附驥末不得不借令千金名色在此騙二年飯食也慶雲曰今外甥女如喪家之狗出去換不得一餅乃尚書公大量能容之二年也萬綏忙答曰言皆重不意此假處二年幫助僕無數朝政大務家庭政事誠天所賜漫言真的駙馬公主在前受過重恩銘佩不了即今之借名的亦沾無數恩澤更不忘也申樾曰皆無可稱今狐狸尾既現再隱瞞不得實說出免二位大人疑而不解也遂將遵陳大奶之讖籤假中遇假之因由說了一遍萬綏始知以男作女以女作男之異大笑曰

天下事分明是假 世間人何必認真

縱假未有二個假中又假之奇也隨問一枝等曰汝們宜早知了一枝曰如知不成叫擎狗棍打之矣仁翰曰二位假已遇了可復得本色麼麻姑曰二位如奴家同林公主地步廣闊男女皆可行也衆共大笑蓋嘲脚皆大也仁翰隨指麻姑向萬綏曰可認得此位否萬綏答未曾會過仁翰曰開閩都指揮王仁達大將軍之女孫鐵麻姑曾助弟討朱連二篡逆先入宮功列第一也萬綏訝曰討逆時散數萬之都兵卽此位麼仁翰曰不錯萬綏起位曰原來王千金忠良之後討逆之功不亞於晉候有眼不識泰山失敬失敬麻姑答敢蒙大人過譽一枝杜若等先以麻姑乃等閑之女那放在眼裡茲一聞此個個無不傾心奉伺麻姑亦知諸女皆出類相投偈席旣撤時天已暮仁翰復詢鹿非曰國舅怎的唱此戲將弟亦拉扯上排場鹿非答因聞貴舟覆沒暗憐不勝故唱此齣一代表先生公主忠孝之惻二乃寄發奮抑之悲祈勿怪也仁翰笑曰此齣不是哭奠竟是招魂把二年飄蕩之魂都招來也衆共大笑因船價已代理了行李俱起至遂留隔一夜次日欲辭去萬綏扯住仁

翰申櫪扯住新月鬢雲一枝扯麻姑不住倒拖至天井下仁翰笑曰這數個都可扯得惟此位魏教練難扯如扯得入內一同留住扯之不得入同去何如一枝卽應極好隨呼杜若桃笑等十數人來扯麻姑笑曰奴家人站在此任叫多人來扯如推得動亦自留住杜若等有理卽同上前用力扯之似稜生根似石壓地分毫不動衆力已用盡無奈其何一枝曰再三懇留指點一二定不肯扯不能入莫怪動粗麻姑笑曰任甚動粗卽管動再不敢怪一枝曰不怪便好卽帶衆女進內一人點一火把出來擁燒以爲麻姑卽走開誰知麻姑站身邊有一大璃皮缸麻姑躬腰將一口滿水之璃皮缸待衆女持火把近前傾水潑下火把已息了衆女從頭至脚皆潑的如鴨落水面面相覷愿拜服了麻姑見不再動放下缸笑曰齊莫怪動粗快進去換了衣服再來杜若曰幸得見異人衣濕何妨恨遇之遲矣今不敢多留懇只留一日一夜肯麼那萬綏申櫪鹿菲等同在階前立看捧許大之璃皮缸如持茶杯一般皆吐舌稱羨仁翰卽喊曰旣如此有意再留一日罷麻姑雙手牽一枝杜若入內廳始去更衣須臾皆出便問曰招有姑爺何人仁翰曰說出皆認得開闢吳樞密之孫翰林之子雲程萬綏訝曰莫是能飛牆走壁打死僧之吳公子麼仁翰答不錯衆女聞此暗稱一對異人一枝將麻姑請入內房排便酒席一同坐飲申櫪鹿菲在外陪仁翰登席叙談至一日一夜不倦鹿菲內外都陪入內見衆惟談別話未言武藝便問一枝曰汝旣拚命留王千金還不求教股肱正論問談餘話杜若同桃笑曰奴們乃始發蒙讀上大人之學生仔敢向杏壇與孔子問字得王姑娘多一時盤桓得沾氣概便三生有幸有敢言及武藝耶鹿菲笑曰虎今日亦遇豹也麻姑曰無此話都是千金謙言若無出類武勇怎破得南唐七路圍城之雄兵耶鹿菲曰那時未遇豹纔能僥倖矣談至一夜不敢再留討便肩輿桃夫諸人皆出送別五人別去此遇會真假判然遂傳至虞公庵諸叔婦兄弟亦始知以女作男以婿作媳機密之甚矣誰知虞所南老蚌生珠其妻五旬餘忽生一男乃申櫪回歸後始生也皆謂之錦上添花却說仁翰坐轎帶行李回到鳳岡舊居麻姑住數日待新月新春去杭州尋親兼探雲程消息出門了便回至十四門橋未幾日而劍浦冷崗來尋女問至魏家

恰好冷杏麻姑已帶在家中父女重逢不勝悲喜魏氏男女亦出拜見冷固見魏晃老誠風雅林氏舉止端莊吉士神采飄逸麻姑糾糾佳人皆異而羨之再細看麻姑果然與妖貓所變言及雲程順至伊家其心略放留款三日訂雲程回來再議迎娶冷固將女帶回劍浦見着母姊弟悲喜交集李氏說知爲留應貂獮孤守節將失去之妹作姊今妹回來雖喜只恐孟家來娶怎處一家皆曰至今不來娶必是那入娶了冷杏曰爲姊節孝誰敢違之聽天可也冷固因冷杏說此喜甚於家堂酬謝香願誰知狹路相逢孟家遣人來娶應貂矣正是狹路相逢難以避窵家註定豈能逃且看下文如何分說

第一百九十八回 懷節義二女爭夫婿 肆謔浪三友鬧新門

却說冷固正喜冷杏回來誰知狹路相逢似有人去報知孟家即有人來娶冷杏了先說孟家亦劍浦籍孟炳爲建州司空少子仲昱自幼與應貂結婚後搬眷上任至男女長成欲娶因彼此兵興遂止茲孟炳隨王延政降南唐同徙金陵仍列朝班那少子仲昱不肖屢次犯邪淫告發將置於死地幸家中人懇之始免即修書遣老奴孟祿送仲昱去劍浦就贅交冷固嚴加拘束書內言就贅後乃言此子不肖甚祈代陶鑄如不悛處之死地等語備辦財禮夫馬即令就道誰知仲昱盜家中金銀遣王金朱玉二嬰友先懷至途中等候帶同去要樂四人由江西到延平隔劍浦有二十餘里之溪湄地方遂住下不進探知冷女失去棧回家中酬神謝愿仲昱甚喜其書信原交孟祿收存親投却被仲昱私取折看始知言殊不佳遂假信一封抽換亦知乃父有而囑之言令孟祿無言即遣其去投書報信至劍浦徑入冷家內庭果見謝愿建道場酬神惟冷登冷豐兄弟二人在壇伺香認不得孟祿曰聞姑娘回來特來賀喜請二爺出來便知即報入冷固自出認得是孟尙書家人便驚甚問曰你何來老爺在何處孟祿只答曰主人隨王遷金陵官還在一家大小平安奉命送少公子來公子歇在溪湄遣老奴來通報冷固曰我姑娘已失去了你可知麼孟祿曰先不知昨至溪湄始聞知幸得回來無恙

乃兩家之福矣冷固見其己知不便再言孟祿將假書投遞冷固折看內言先娶寓所成親滿月後搬回金陵等字冷固安頓了孟祿帶書進內說知一家大小皆大驚李氏哭曰望他不得回來望得回來喜猶未過頃刻又要折散別家的作媳婦還好惟獨他家難做時應貂阿柑在側問故李氏曰早聞他人口極多孟炳有九子仲昱係第八各皆四五妻妾仲昱未娶其妻妾已有五六個了眼見心肝過去怎好如在建州猶近今在金陵比妖攝更屬無望回之日蓋李氏因冷杏代嫁故有此哭也因大哭不止冷杏曰母親何必如此是女兒之命應該如此到他門再作主意但世間事更變無常慮不得許多啼亦無益當此番妖攝去無回一樣應貂曰冤有頭債有主原聘是姪女將原聘送還原主禍福應當去受怎敢以羊代牛天理何存李氏曰將汝嫁去汝之名節奚堪小歸郎之陰靈怎願原是以妹作姊無回來使罷既回來代去孟家乃自小父母受聘魏家乃難中仙人指配甯失信魏家勿忘斷指汝怎去得冷固亦主定冷杏去應貂一定要自去冷杏定要代之你盤我問二個姊妹竟相爭應貂罵曰汝既有對頭還要強佔人之原聘不愧耶冷杏亦罵曰招了夫生了子等不得瞞乾又去出嫁亦不差愧耶李氏驚訝甚喝曰汝兩個臉真厚從來兒女婚嫁皆由大人主意那有自己爭去嫁人怪得天下不亂謂阿甘曰阿母怎不罵你媳婦還在看他相爭與外人得知己不作笑話阿甘曰老身亦不敢說論道理應該姊去叫妹去替其實無理妹如無對頭猶可既有對頭便替不得如姊對頭現在亦可今既歿世上夫死再嫁若干還是姊去的其妹不可去二爺娘可押二姑娘進去李氏曰阿甘緣何亦變卦總有道理名節何存阿甘曰甯可姊夫死而再嫁不可妹夫存而重婚正關於名節李氏曰設使應貂臨時嫁去那別祖同阿母何依阿甘曰別祖有乳母盧養總會長大成人接歸家後代宗枝老身作老從嫁跟隨過門仍相依不離先前一家疑應貂改志這一會連阿甘心都異了李氏無奈其何與冷固議曰他婆媳二人意改怎處冷固曰他去其理豈非惟惜爲山九仞功虧一簣他意已決由他去罷妹留與魏家更妥矣出去留孟祿食了早飯令取日期帖來好備辦孟祿回至溪涓回話擇吉日乃七月七夕尚有半月之久仲昱在溪涓另租一屋

陳設華麗以爲拜堂合卺之所裝備財禮等物仍令孟祿押至劍浦仲昱以王金朱玉爲隨從赴冷家拜門納幣禮畢而回冷家只趕製細軟首飾粧奩其餘粗重家私之物途遠不辦應韶早將別祖付託乳母領回家中搗糝將歸家祖屋封鎖回至冷家候作新娘其阿甘仍隨不離至拜鏡日堂上鋪設冷固夫婦帶應韶出廳行拜鏡禮以阿甘兼作伴媪扶之出剛在行禮冷杏亦出將應韶推開自來行拜一家愕甚拉之不開冷固同李氏喝曰今不要汝還不進去冷杏曰叫阿姊不可去勿負斷指之情兒代替之心已決就死亦要去父母見其女志堅不可移便謂應韶曰妹既愿替吾兒不須去罷應韶曰叫阿妹不可去勿負仙之媒妁姪女心意已決便屢斬亦留不住把冷固夫婦氣得肚脹胸塞叫阿甘來勸阿甘推冷杏又被應韶搶白二弟勸亦不聽無奈議拈闖來據誰拈着誰去又不依弄得一家亂紛紛大無措置至是夜五鼓仲昱親送花轎進門二女不待父母引帶各穿便冠服爭趨入轎並坐仍拉不下轎夫抬起重甚鬧曰抬轎抬到老未抬有一轎兩新人仲昱聞之異甚進問無人能答惟阿甘答曰因公子豪族世裔姊妹爭嫁如之奈何仲昱早聞姊妹皆美喜甚曰不須爭齊抬去同拜堂效娥皇女英更妙卽催轎夫快抬去轎夫又鬧曰

新郎不要空喜歡 壓死轎夫誰抵償

仲昱喝曰好彩頭自有加倍轎錢不難爲你那轎夫因有倍價卽刻起肩接親之人來幫扶似飛一般徑抬而去阿甘從嫁兼伴媪亦登轎隨之冷固夫妻攔之不住眼睜睜看並抬去只是撞足發怒登豐二個兄弟送至半途趕不上花轎亦大怒回來此且漫表且說花轎到了溪渭迎進高廳姊妹下轎並肩與仲昱拜堂同入洞房揭起蓋頭羅果美也仲昱喜出望外金玉二友歡躍尤甚賓客鄉隣至日暮席散擁看新娘人人稱羨或誇英皇再世或羨二喬復生有一滑稽者曰都不是乃羅計臨凡衆罵曰把一對蟬娟來比那二惡星宿滑稽者曰汝們不識貨怎見得羅計星醜惡耶那羅計乃天首星與地尾星此二女極美嫦娥見羞太陰見避今夜二星下降在此知羞避者無傷不知羞避者必死我保全身命趁早出去汝們勿去都在這里等死滑稽者說訖

遂去衆亦開然而散惟有廚子茶夫小工數人在內王金朱玉代仲昱陪客送客客既散盡二人亦開遂進房謂仲昱曰人求一不能君無意得兩此喜不賀等待何時仲昱曰要賀何難有酒席現成一棹或一人二棹憑汝二位暢飲何如朱玉曰汝道我們是祭靈一人食二棹仲昱笑曰依汝二人要怎樣食纔爽快朱玉曰要來食個賀新娘把酒食設在房中請二新娘正面坐我們旁陪勸新娘至醉楊妃纔休王金曰新娘那里肯飲惟賀新郎猶可請新郎正坐汝我旁陪賀新郎沉醉東風方許上天台朱玉答是於是席設房中將仲昱請來坐正面欲拖二姊妹來並排同坐那二女那里肯坐伴媪阿甘已被二友推出門外難入朱玉執壺斟了一巡新娘的酒亦係仲昱代飲王金又斟一遍仲昱又飲訖二人亦陪飲二三巡王金曰這不好同在此空飲有何趣講個酒令何如仲昱曰我的令利害王金曰有什麼絕令即管請來仲昱曰非別令只要一詞兩意便是合式念曰

山寨三豪傑燈下兩飛蛾同(夥火)而(王亡)

朱玉曰找道是什麼利害令原來也只如此將伊三個夫妻比作三豪傑把我二人比作二飛蛾同火而亡汝去受用教我們去死耶王金曰要受用齊受用要亡一齊亡纔甘願六一汝且快飲我來還汝一個令能得意同死也值六一者仲昱別號也王金亦念曰

籠中兩畫眉市上一挑米同(架價)而(跳糶)

仲昱笑曰

共枕同樂美嬌娘 雙琴同操落梅調

亦甚和暢今都合式了快飲乾收拾安歇朱玉曰太早了纔四鼓還有一鼓長更今再飲酒不用着急那三個已醉同調謔無所不至共動手起脚那二姊妹被困在內調謔幾欲發性阿甘在門口瞭望頻將手來搖示以勿怕纔不動已羞慚無地今被動手拖扯又欲發惡只見阿甘以手連揮二女硬推開躲於床後王金醉眼矇

曠又要拖出再飲仲昱此時亦已大醉見二人十分無禮忙攔住朱玉亦醉甚將仲昱拖開仲昱不防被他拖
跌下掉上酒壺連頭倒下所停之酒傾滿頭滿面大怒爬起把朱玉亦扭住王金亦醉來勸亦跌倒掉上碗碟
一起掀落地下三人扭作一堆對擒滿地滾轉廚子茶夫並小工的進勸不解出外叫孟祿去勸孟祿曰不須
勸他三個時常食酒時常打扭自打自歇連打連好有人來勸更難歇回頭反把勸的人掣去出氣衆人聞之
方知有此酒癖便不敢去勸只在門房口看三個如何開手那三人如螃蟹一樣抱着只在地下滾翻正滾得
有趣忽聞有婦人在內大聲喊叫正是三頑徒酗酒無厭一老婦高叫有因何事喊叫且看下文叙明

第一百九十九回 施毒計洞房付祝融 遊天表他鄉逢故國

却說孟仲昱同玉朱二變友在席中調謔擒扭不歇在地翻滾忽阿甘在內喊曰裡面火燒上屋快來救麼三
人以為是說謊不放因人都跑進始放手抄起趕進內面火果上屋呼及水撲救忽前門火又發起比後門更大
焰即冲天蔽於門口只走出孟祿司廚子茶夫小工九人皆焦頭爛額其餘皆難出頃刻燒盡延及隣居地方
官來救火時已燒去數十間了此處之房屋不比別處後半截跨江人力難施看自燒自塌入江計共燒百餘
間官軍查點起火之主只走出九人惟一個新郎一個伴媪兩個新娘二個陪新郎同來朋友共燒死六人官
詰問孟祿等皆稱小人等見火將封門叫孟公子快走詎公子同二友要進房帶新娘等同走必是三人進房
被火封門走不出六人俱燒死在內小人等九人遲一步亦同燒死一堆矣有司官查驗孟祿等皆有火燒重
傷果係冒火奪出以火主既自燒死免議孟祿遞解回籍孟祿回至金陵見孟炳將仲昱懷帶變友假書信迎
娶寓所完親縱酒失火燒死自家六命等語由說知孟炳罵曰似此悖逆死已遲矣有何哀惜惟憐冷家二女
一媪燒死猶害及鄉隣他雖死猶有餘辜家中不許設靈啼哭因仲昱行徑不端家中大小無甚親愛惟母氏
悲傷矣此且不表却說劍浦冷固夫妻眼看二女爭上轎拖之不下阻之不住竟被同抬而去二人氣得如死

的一般皆罵世間那有不顧廉恥的小賤茅玷辱家門之甚登豐兄弟亦同聲罵也見應貂房中壁間有詩句
叫父母同來看冷固遂念曰

人妾原配妻 何勞妹代之 妹有妹之耦 嬾妮自有期 曾寄語 休狐疑 區區方寸肯差移

只求代撫歸家子 誰是誰非見自知

念完尾又寫應貂題記李氏曰原來應貂因妹有原配不忍與之代嫁自去抵當去死並非改節實乃愛妹之心看來到他門必一死而明志矣此等說還是這小賤人無恥話未歇登豐兄弟又來曰二姊房中亦題有詩
向又同進看念曰

既頂姊名 須代姊嫁 妹雖有夫 未嫁可能 姊育有甥 怎拖得下 雖曰無恥 且漫唾罵

真乎哉 假乎哉 請看明夜 一場大笑話

冷固念了亦念尾亦有冷杏題記訝曰今日在這里唾罵他他昨夜已先曉得了原來他又有一番大道理因要全姊之名節代去抵當現已大笑話了那有這等什麼大笑話李氏曰笑話不笑話兩個肉包已落犬嘴裡他日吳公子來與魏家說親有何顏容相見耶冷固曰起先亦怕今有此二詩爲證便不怕矣是他自己爭去並非我們勒迫他見此詩不辦自明言訖共嘆息散去安寢至次早外面便紛紛揚傳昨夜溪涓火燒房屋甚大因人家娶親姊妹並嫁之娶一得二新郎凶歡喜甚陪友闌房飲酒大醉火從頭門燒進去無路走新娘同新郎伴嫗朋友六人共燒死六人冷家聞此信冷固自趕至溪涓看赤地一空查問燒死六命自家所燒骸骨要皆付於江流又訪知設席於房中與友調諧至醉三人同扯人皆擁看失防前後發火救得後難救於前惟走出孟祿等九個人餘皆燒死孟祿等已拿到官問訊等情冷固聽了含恨即回來與李氏說知李氏哭曰一個說看大笑話一個說看是非自見如此同燒死到乾淨惟那老婆子自作孽跟去湊燒死實可憐矣以二女未曾與孟仲昱成親魂魄不相隨仍招應貂並阿甘魂回歸家冷杏魂回冷家各設靈位歸別祖披麻執杖作

孤哀子即建功果遠近聞知其情者惜而憐之不知其因者訕而鄙之此且不表先說周拱王月英二仙在燭陰國破了假洪燧將四童並雙玉佩寄周新月等帶回夫妻仍乘鸞週遊經歷名山洞府會晤無數仙真竟至六合之外九洲之表至一處只見榕蔭連雲峯聳漢苑然閩之三山驚異共下鸞登看烏石山之凌霄台諸勝苑在惟人迹稀少人於雙峯寺內迎廊有現成筆墨周拱於山門外粉壁上題四句云

遠別閩都夢裡還 天邊又遇故三山 相懸一萬八千里 何術能移到此間

題完月英接筆亦寫曰

離了紅塵與世殊 閩山常在望中吁 他鄉別有無諸國 風景依稀認故都

尾又寫故國人周拱王月英同至此題記寫畢進內訪之見二內壁間亦有題句周拱念云

地迥天殊異百蠻 此中猶是舊家山 三峯鼎峙無諸國 二絕高標閩海寰 造化皆從心裡配

遨遊常似夢中還 何人學得秦皇法 鞭逐移行到此間

後寫故閩處士周樸題再看後寫

殊域又逢故七 禪關仍誇雙峯 白雲無異舊時踪 封鎖山門不動 古木奇形宛在 竹梅猶伴孤

松 有筆難描翠萬重 怪底不疑是夢

尾寫故雙峯僧懶安題和同念完月英笑曰莫道君來早更有早行人此題詩人可識得廢周拱曰一乃先伯同其方外友皆未見會聞兄長常言之既歿多年有新詩迹在此必然還在進去訪和尙便知耳二仙正欲進訪誰知在山門外題詩時早有小沙彌進報周處士大樸同懶安和尙出來迎入內室詢其來由周拱曾見過大樸真容便認得那和尙擬是懶安無疑即趨拜曰伯父大師皆不識耶不肖乃卓州司馬大楓之子單名拱幼失雙親在淮南蹇遭兵災流落福州蒙啓文兄長收留後娶此媳婦王月英有仙骨帶同不肖至崑崙謁王母叨王母收錄爲裔入籍賜乘鸞遨遊天下會識諸仙見此處山川無異故國因看詩句始知伯父大人同禪

師大人高隱在此不肖與姪婦問安來遲望乞恕罪周處士喜曰原來汝們乃大楓三弟之子耶不言怎知賢姪同姪婦同登仙籍乃吾宗之大幸但不知後來皇家興衰巢賊何在愚伯之後嗣如何耶周拱將啓文前事及在燭陰國聞雲程新月所說之後事並說知周大樸笑曰唐祚不久反賊必誅不問亦早知矣惟喜子孫數遭顛沛險而不危今又能急流勇退吾有何憾懶安和尚曰周老先生今日伯姪相逢又知兒孫皆已榮貴便不是處士乃太封公矣可喜可賀今二仙既至勿去此卽故鄉可以久遠團聚矣周拱曰敢不如命惟須往崑崙覆命了再至奉侍敢問二位何時隱此處山川何與故園無異祈卽示知和尚曰一二仙乃上洞之天仙清貴貧僧同老先生實下界之陰鬼醜陋說此因由自覺愧赧當年黃巢再陷福州貧僧驚而遠避惟老先生不避迎諷之不免殺身現出白膏驚走賊軍精魂仍結退黃巢欲爲厲鬼殺賊貧僧遠避至虎邱備乾糧儲於叢筆巖谷中喜屬穩當詎知天數難逃却被野火燒包谷迫死魂魄南歸遇老先生尾追賊隊問知來因卽告以厲鬼非吾所爲皆因天數巢賊自有出而戮之旣脫凡體中華多事之秋可遨遊海外尋勝栖隱遂同飄蕩遍歷九洲各無一勝因吞食日精月華遂還本真復回故態正於六極之表惟此處山川略似吾閩其隱老先生猶嫌無萬山環繞一水橫流貧僧言不難且留一夜遣五丁去閩驅之便至矣到天明果然山更水改潏然閩之三山惟小不曠老先生以真有五丁驅之貧僧言非也心動神隨人心卽似天心造化製作皆從心幻貧僧仍居雙峯老先生因題佳句貧僧和以俚言人民稀少皆番類無倫常招之教之漸能俗轉風移遂名三山別境常有飛仙過訪惟同籍者皆題詠有詩隨引看壁上中間一章乃舊國人王霸所題望于山有感云

磚埋于山前 成金五百年 五百年已過 金屬那一人

只見青山不見金 惟餘暮靄鎖空林 白龜皂筴皆何在 悵望徘徊感慨深

壬月英看此詩甚驚遂對詩肅拜了八拜周拱亦拜之和尙問故月英不諱將己之感化根源盡說與知大樸同懶安皆稱贊不勝遂留二日辭去約再至此且按下不表却說遼之契丹主大舉兵入大梁五代晉之帝都

封晉主爲背義侯晉之藩鎮上表稱臣吳越王錢恆佐陸艷冰爲內閣學士以中書舍人杜景副之進表至開封契丹召對稱意留艷冰爲從駕艷冰以親老懇辭不准惟放杜景回國因東方盜賊大起契丹謂左右曰我不知中國難制如此復召晉百官諭曰天時向着吾難久留以蕭翰爲節度使契丹主回遼晉文武諸司從者數千人盡載府庫之寶以行周學士艷冰告養不准並挾以去正是久矣思南歸未得忽然挾北恨難堪此去如何下文分解

第二百零回 艷冰逃官投莊遇怪 義畜報主唱歌救人

却說周學士艷冰奉吳越王命進表東都被遼王挾之北去遼主至殺狐林卒（今在真定府樂城北）國人剖其屍實鹽數斗載之北去晉人謂之帝靶時晉各官從駕逃匿甚多艷冰亦隨之同逃至中途適遇發戍之官軍至以爲追逃亡者皆星散竄匿艷冰奔躲於山石谷叢中至暮出探寂然矣遂乘夜尋路望南斗而行走了一夜忘其饑渴天明仍行遂至遺失路徑尋不出大道皆在大山深巖裡攀越窮迫已甚行至傍晚方望見人居心始稍定遇樵訪之乃離殺狐林八十餘里之蓮花山莊也因山峯如蓮瓣故名之數十櫺之屋宇皆坐於蓮花座下宛如南海落伽山之普陀巖也艷冰饑餓難堪再行不動了只得入莊莊人引謁一老叟艷冰揖之曰見憐窮途借投一夜自佩厚德望乞一諾叟迎入內廳見其門庭清肅氣宇軒昂壁間字畫蒼古塔畔耒耜縱橫竹繞短牆花繁曲砌稼穡盈眸知是半畝半讀人家叟問所由艷冰曰閩籍仕吳周姓從旌至北緣親老告准歸養忙不擇路失途越山至此蒙長者不棄收納銘感不忘叟曰辭職歸養誠孝子也失敬休怪老朽覆姓公孫字謹和敝莊名樂忍乃山鄉殊僻只有二十餘戶乃同姓本族今日貴人猝降供奉不週惟冀淵涵隨喚出諸子及孫參見畢備晚膳殷勤陪奉艷冰愁悶在懷雖餓甚仍喫咽悲寒也進些微酒飯便止謹和曰貴人憊甚請早安歇明日再來談論隨引艷冰至外廊房寢宿艷冰因父母衰老關山難越囊橐無幾三愁在

懷雖甚憊睡亦不得安未睡更餘便寤是夜月明如畫魄映窗櫺因開戶徘徊庭畔聞山猿啼聲甚哀倍生凄涼因觸景隨口吟出杜甫猿詩八句曰

鼻鼻啼虛壁 蕭蕭桂冷枝 艱難人不免 隱見爾如知

慣習無從衆 全生或用奇 前林勝每及 父子莫相離

剛吟畢而牆陰叢竹間有人亦吟曰

孤雁不飲啄 飛鳴聲念羣 誰憐一片影 相失萬重雲

望盡似猶見 哀多如更聞 野鴉無意緒 鳴噪自紛紛

又聞一人接吟曰

漢北豺狼滿 巴西道路難 血埋諸將甲 骨斷使臣鞍

牢落新燒棧 蒼茫舊築壇 深懷喻寫意 慟哭望王官

又聞一人接吟曰

亂離知又甚 消息苦難真 受煉無今日 臨危憶故人

紛紛乘白馬 滾滾着黃巾 隋氏留宮室 燒焚何太頻

艷冰在庭除側耳連聽三人吟詩三首默思予偶吟杜甫猿詩一首詎有人吟和杜之孤雁王命遣憂三首皆助予之嘆息能吟和此詩人必非俗可往訪之遂下塔至牆陰有三人倚立竹林間見艷冰至皆趨揖之曰適聞貴人明吟令人感慨放肆吟和唐突之罪惟望恕之艷冰答言重影裡見一衣白一着皂一披褐皆髮鬚半蒼隨通問艷冰曰周姓陶籍在吳隨旌抵燕因親老歸養迷途投宿貴莊且晚卽行矣三人皆讚曰思親歸省孝行可敬亦通姓名衣白名白望衣皂名馬長爾衣褐名郭琳皆屬公孫之莊客白望曰今夜幸遇詞宗光降得聆教益但此處濁穢奚堪貴人駐足奈何馬長爾曰同步對面山坡坐月一叙可也遂開外牆門邀同艷冰

度小石橋至山麓分坐巖上白望曰郭馬二兄常恨山僻無人知己今夜既遇高人將近作呈獻品題郭琳曰
吾儕亦敢言詩耶慚甚慚甚但鐘子期既遇務須求教有俚詩一首呈政吟曰

亂魯負虛名 遊齊感甯生 候驚丞相喘 用識葛盧鳴
黍稷滋農圃 軒車乏道情 近來筋力退 一志在歸耕

艷冰讚之不勝長爾曰郭兄高吟老馬詩病復發亦有歪詩一首奉呈其詩曰

長安城東洛陽道 車輪不息塵浩浩 爭前貪利競着鞭 相逢盡是塵中老

日晚長川不計程 離羣獨步不能鳴 賴有青青河畔草 春來猶得慰羈情

艷冰又甚讚之謂曰列位如此高才何不圖步青雲而爲人之門客乎長爾曰形猥質陋怎敢他望言訖臥地

那里有人竟變一馬一牛一犬一齊跳跑馳至岸畔將前爪騰躍向岸上畫寫如寫字狀畫了數行又同圍繞

馳驟艷冰看之竟畫成字上寫

文明光降 詩興勃勃 慕效東陽 共常坐月

艷冰看畢驚甚忙潛入屋內時謹和猶在房未睡艷冰突入告之所見所聞謹和亦驚甚隨共喚起各子姪同

出房外廊探看那三畜聞有人聲共走出竹叢一齊跑跳由內門穿出同奔至對面山坡艷冰同衆人追及共

聽其作人語云

吟罷同唱離蓮花 唱到離蓮花落

衆看大驚那馬牛犬三畜又盤旋馳驟數匝同躍上高岡排連蹲踞張口作人語又歌曰

離蓮花 離蓮花 離離的蓮花 離離的蓮花 蓮花蓮花落

只此五旬三畜接連歌之不歇山高夜靜遠近皆聞蓮花山下樂忍草中之老幼男女皆携帶去看惟一老村

學究皇甫尙因病未去令學生們抄錄崖上所刻之字句來看隨抄寫至皇甫尙看了以學生不通抄寫出別

字來哩蓮花之哩字盡抄作離字學生辯無錯人人都照此抄去皇甫尙以內無一個有學問必須自己去看方明顧不得病症令諸徒扶去看那山麓之人衆聽三畜唱蓮花落到諾意隨幫腔來有板有調高山流水竟演成一部鬧天街戲文正唱得有趣時忽聽得一聲如天崩地塌人皆震嚇回望之同驚喊曰不好了蓮花山全崙崩下房屋沒矣一齊奔至山下只見那三瓣峯連巖帶七崩半截將二十餘櫬人居盡數沉不見寸木片瓦各自查點人數都去對面山看三畜唱蓮花落有孩童亦畏抱而去並無一個在家連那病先生亦扶出莊剛過小石橋幸人無損折惟六畜代之一切數也公孫謹和又驚又喜至對山陪奉艷冰那馬牛犬唱至山崩便閉口無聲衆看之俱僵死於巖皆感惜不已天既明艷冰將去通衆遮留不放先議以三畜乃泄漏天機必遭冥譴建設羅天大醮爲懺贖以報其德就山擇穴葬如人之禮各備棺槨營築大墳塋石碑標精義郭琳馬長爾白望三先生之墓葬之日公孫通族男女皆登山致祭族中有別業者前往住址無別業者卽於山旁蓋播簣廠栖身艷冰早安頓於溪西倉屋裡了至看建七晝夜羅天大醮畢又將行謹和謂曰恩星降臨爲寒族解脫活埋大劫此恩此德紛骨碎身難報惟有準留數時略伸誠意稍酬於萬一也今垓埃未報豈肯遽放耶艷冰以心切思親再三懇放和又曰知公至孝但忙不在一朝恩公程途未諳大道旌旗鼓不斷小徑虎豹狠甚多斯文無伴越四千餘里之關山能保無虞耶再祈暫屈數時俟塞北之大兵過盡山南之屋宇落成與衆酬謝誠敬以表微忱了然後薄贈盤費聘蹇道從出谷登途指日可到貴鄉惟俯察之也艷冰曰言皆重敢不遵惟那夜晚生若無三貴畜神變引出亦同殉於土中矣誠乃山靈之默佑貴族之洪福晚生猶藉邀免今反歸功令人慚愧謹和曰雖屬神明之造究其根源無恩公之光降安能致三畜變異邀遊獻詩畫字與歌使一莊男女去看免遭此劫老朽知恩不謬恩公休得謙讓艷冰被留遂住矣那皇甫尙家只隔數里山崩時兒孫趕來扶回去了所病被山震驚愈謹和曰老弟那夜不抱病怎知山崩跑耶尙曰無學纔留此殘喘義畜分明叫我們離蓮花以避其落竟解不出只說是效鄭元和之哩蓮花猶罵學生們欠通哩抄作離字他們辯

陸者另記
卷之十一
不錯因與賭輸贏纔扶病去看剛剛離蓮花而蓮花落矣免於活埋實無學之至也艷冰曰此乃老先生大有學問處若無學者不知哩蓮花之來由以同音便是怎至扶病離蓮花之危說無學者反而言也謹和曰都不是有學無學皆是恩公之陽春伸出脚來勾吾老弟亦離蓮花也艷冰連聲答無是事無是事謹和又曰老弟既知離蓮花之至異還曉得慕效東陽之情景麼尙曰怎的不知此處卽渭南東陽驛之古佛寺院吾老兄乃院主智高周艷冰客官巧成自虛可恰合情景麼謹和曰恩公作成進士不差惟愚兄不是智高老弟是敬去文先生耳尙曰那敬去文朱中正盧倚馬都有効認去了獨院主高公無人非兄而誰請問恩公有錯無錯同呵呵而笑艷冰聞此相嘲方悟三畜所吟之詩實是東陽抄習來的愧自不覺無敢言答惟隨之一笑那公孫之族人又情願爲奴隸輪值來服伺艷冰堅辭不去那開崩十搬移屋料所有金銀器皿服物仍在惟瓦缶竹木壓毀六畜無生矣謹和因開深舊基在本屋地中開出一窰存金計有巨萬謹和不獨得先起一股爲艷冰車馬路費一股爲畜墳春秋祭餘勻貼通莊重建土木之需原諾屋宇窩存於山除今懸崖崩削建於山陽銀便工速不日成之一連二十八竈坐山臨澗較華麗於前會齊同日入宅歸火遂輪流接待艷冰以二老追隨艷冰那日在園亭共賞新荷小飲因謹和溫慈和煦艷冰曰老丈之涵養容恕古今無雙謹和曰欲爲之而未敢當此過譽耶艷冰曰並非妄譽曾聞貴莊數次獲盜皆不究猶厚贈之古之圮橋胯下不及也皇甫尙便答曰此不過吾老兄之小忍更有前之百忍說出纔異艷冰隨請說知謹和曰此早歲之醜事說出令人齒冷尙以佳而不醜迫令說之正是無理藉強纔是醜非豈能忍便爲佳欲知百忍且看下回分說

第又二百回 公孫叟甚奇百忍耐 皇甫老更異一週思

却說艷冰欲謹和說出當年之百忍謹和以早歲之醜事說恐見笑皇甫尙以佳不醜迫令說之謹和只得言之曰老朽先住在山下官道旁與賤內年各不惑未生男女貧無生業唯賣豆腐度日一日風雪霏霏戶掩柴

扉路斷人跡薄暮見一老叟敝衣洗足張破傘冒雪而過憐而呼入以盃酒與禦寒叟感之知其貧未生子於懷中取出一張字繪之曰此乃太和圖上有一百忍字請勉而行之若行一忍圖去一字至完滿財子壽隨之矣言訖留不住仍冒雪而去不言姓氏衣雖襤褸氣色不俗形跡甚異因不敢忽遂將百忍圖貼內廳壁上噉日霜雪始霽拮据本錢開店清早豆腐正榨出架適遇兩狗相咬豆腐架却被碰倒豆腐盡覆於地一狗之足被架傷跛而散須臾跛狗之主來較曰鄭傷他狗將斃索償尋毆老朽不敢與較即將身上衣服脫償之以溫語褒去隨進內廳將忍字圖去一個次日又貨本開市有一孩童父與二文錢來買豆腐孩童匿去一文買餅吃了只一文買豆腐老朽打一文與之端回去其父兄趕來以欺騙小童二文錢只與一文貨將豆腐一起翻倒老朽只是認錯賠盡不是送還二文錢方歇趕收店門進去又圖去一忍字那時無處再借本開店因閒將一口缺鍋放仆在地正去取刀刮適有隣人推門進來乞火眼不看見大腳將鍋踏破脚被割出血說是害他回去叫母妻來店內家私雜物盡打碎老朽同賤內嚇無處探只得認罪愿賠藥資代爲醫治即將床上棉被賤內身中棉襖抱出去當錢與之約醫未愈再來取湊再三求之方去忙開了門進去圖忍字隨同賤內收拾破傘家私遂三日閉門不出矣詎通鄉聞此一宗事大爲不平皆罵老朽何法之甚老朽不認怯唯認自己不是通鄉人見冷庵斷烟家伙罄空各家公鳩二十金代爲整理家私貨物重開店市自此生意漸漸如意積有二十金將送還通鄉鳩贈置物作本之項有隣鄉甯殘之子名罕兒進店內曰昨日由此經過遺失銀子二十兩被老朽拾去肯還我便罷不還死賴之老朽未答衆鄉隣皆知其詐共至指罵曰是汝自己不堪還敢來圖賴誰那罕兒答怎的不堪鄉隣曰汝之妹子自小賣與王家作了頭今已長成汝父母存積二十兩銀昨日交汝去贖妹回來汝敢銀子拿去賭博場只一夜輸得干干净净有人報汝父母知道現在尋拿汝回去要活活打死還敢來此胡說賴人不決去汝父此刻來拿了罕兒被說破仍賴不去老朽見其神色異樣攔阻鄉隣莫言謂罕兒曰果有拾得汝銀今送還便了卽取出欲還通鄉之二十金交與罕兒同他趕回去料理罕兒因

有銀便拿回去諸鄉隣無不忿甚以老朽何法如是未拾他銀子拿銀賠他將去搶回老朽再三求罷方止那罕兒將銀拿回對其父曰不是賭輸是失落街上被老朽拾去因向鬧動纔討得回來他父母正欲再問只見罕兒脚跳幾下仆死在地原來罕兒把贖妹的銀盡輸去聞父母要立地打死嚇了去山中採食了毒草去賭博場圖賴至則場閉無人因無投奔撞入老朽店中將銀送他出門死在自己家中他父母以老朽不願還銀將他兒子毒死把尸首抬來打人命老朽聞知同賤內躲避隣家由他去打衆鄉隣不忍將去理較老朽阻之曰其人初至氣正盛阻之愈蜀其怒須任之打至手軟方退方可與說人又笑老朽之懦須臾果自打歇方有隣人進來謂曰不查明白亂打人命爾兒子將銀拿在某處賭博場被某人某人贏去嚇了自食毒草要去賭博場圖賴因賭博場人走閉門無處可躲攔進此店中嚇詐因老朽畏事不辨真假取銀代賠銀拿回去毒發死在自己家中冤有頭債有主不察實情收移尸到好意賠銀之家來打人命說別不信只看汝兒子拿回之銀是汝贖女之原銀不是一看自明矣他父聞隣人之言有證有據又取看果非原銀方知人命打錯銀便送還欲將兒尸抬去賭友家中去打老朽知之趕至承認銀實是我拾得原銀別用去了以碎銀抵還爾們既抬尸到此打人命我有何怨要打再打要賴是我毒死爾兒只得承認應得何罪我願當受切不可抬去負累別人甯殘聞老朽此等說停思了一會答曰汝都有此寬洪大量我豈無一點回心轉意原是我的兒失教不該死猶恨遲怎麼還來賴人今一總不計較都歇了將尸仍抬回去自己來收拾便休甯殘說了將抬去老朽又阻之曰不計較肯歇便幸甚矣唯不可再抬回就此代備棺殮收殮埋葬俾免往返周章甯殘遽怒曰此等不肖兒還有什麼棺衾來裝拖去山上與鴉啄狼扯纒消其恨其母泣曰雖然不堪可念獨子聽其收埋甯甯殘愈忿將妻推開把罕兒尸首拖起自行背負走出衆欄不住經去叱羊山丟於山巖上面回來果不再較矣老朽因憐獨子而歿女又難贖即將擲還之二十金向王家代贖其女王家聞說義不收價將女同身契親送還之甯殘欲待有銀再贖無銀不收納仍將女送還王家以此有銀無人受有女無人收實無奈何那賭友感

老朽代他承當人命重情至事歇各吐出賭贏罕兒之原銀如數與老朽爲賠償打毀室宇家私之資老朽怎敢受令拿去甯家以原贖女之銀還彼贖女庶幾彼此無讓骨肉重逢諸賭伙恐見觸怒老朽隨帶同往說明其情甯殘銀遂收回前至王家贖女王家收銀女始帶去老朽以前銀既出怎好收回因與鄉人相議將此銀拿去叱羊山爲收埋罕兒暴露之骨遂同數個人備棺僱工人上至山頂見罕兒之尸首羣羊圍繞舔舐以爲被扯碎不全至近羊皆走去見其尸手能轉動眼能開閉異甚呼之能答問焉能復生罕兒曰先皆不知至眼微開見羣羊在渾身舐嗅覺甚由之日夜如是不去漸見精靈唯軟不能起原來所食乃水莽草非斷腸草唯毒死腸未斷羊專治毒草因憫其死同護衛收毒接氣三日復活今已五日矣老朽喜之不勝奔報伊母妹同鄉隣皆喜甚唯甯殘猶怒持刀往殺之老朽嚇甚再三勸之不聽只得哀懇猶不聽衆鄉隣閔斥其殘忍將反殺之始止隨抬回交老朽代爲調養教導至能改變還他父母誰知罕兒復活後在老朽家中不須教誨頓自改變並不出戶日夜埋頭苦讀拘無半載改名甯化龍赴鄉試遂首薦得解元王家妻之以女老朽始將交他父母那時甯殘之恨雖消仍不收回以老朽卽與爲子老朽雖無子豈奪人之嗣決不納甯家始收回因感羊再生之德老朽前旣出之二十金王家亦出前贖女之二十金在叱羊山建一仙羊祠以報其德這一場老朽自不知其忍皆諸鄉隣公評代圓起初罕兒入詐卽取銀賠之可圓去一忍也非我之干過人來打人命不與人去理較阻之又可圓去一忍也旣說明人知打錯欲去打別家猶將留住承認當罪又可圓去一忍也人欲將尸抬回自去收拾又留住欲代收埋又可圓去一忍也不恨家中被打狼籍猶出銀代人贖女又可圓去一忍也不受人代賠打毀家私之銀轉與人爲贖女之資又可圓去一忍也人旣棄尸數日不避腐臭去代收埋始知復活又可圓去一忍也人忿殺不肖復活之子代膝行懇之方免又可圓去一忍也收留人之不肖子教誨能改變得雋成名又可圓去一忍也人願將旣留之子不收回與之甯已無子不奪人之嗣又可圓去一忍也唯此場事被公評連圓去十個忍字老朽不敢自信已後遇事便忍唯人皆知之自戒不來生事亦無甚

可忍也是年冬賤內生育隨有富翁將此全崙之蓮花山相贈老朽招同本族來開荒報墾蓋屋毗連自此十年之內連生六男二女舉成業漸豐裕二十年始圓去九十九忍唯餘一忍延至三年不能圓周殊爲慷慨時男既婚女既嫁值六十四歲之賤辰兒孫備家宴同坐至半夜突有一人排闥而入乃赤鬚白眼皂袴黑衣左手持人首右手執剛刀血染渾身立於階畔一家人嚇退老朽迎問何來那人曰不便說名此乃本州刺史之首級因殘酷甚吾父被其架虐死於非命猶將族誅昨夜被吾潛入衙內刺殺逃去無處存躲聞公樂忍特來相投惟求借存數日便去老朽遂納之安頓於後廂備茶湯酒飯款之謂賤內曰常恨缺一不能遇太和之數今天送此人來而功成道滿矣賤內蹙眉曰前九十九忍都忍得唯此一忍殊爲不可存匿戕官之重犯但恐百忍功成而一家命休矣老朽曰豈不知留之不待但百無一拒唯此拒之把前功盡廢但得遂其素願便族誅誅之亦何憾也諸子婿女媳孫曹皆來苦諫均斥之恐偷去首告將前後門封鎖鎖匙隨身中進廂房陪那刺客矣至天明而官兵已至破門擁入搜獲該首級同刺客並一家十八口盡行拿至都城立即斬決一齊上綁因見妻兒含淚相望老朽隨高聲念曰

幸能全百忍 何恨死九泉

劊子手開刀見妻兒們頭先落地及至自身唯覺刀過如冰頭落如雷聞大响一聲蒼地驚醒冷汗淋漓却原來是一場大夢矣因驚詫賤內呼問老朽將所夢告之賤內異甚曰三年不飛飛必冲天三年不鳴鳴必驚人君常恨未得全功今得此一夢大結尾可完全義滿矣老朽曰夢何足爲憑賤內曰人生行樂莫非皆夢此乃天君以夢試之真僞而定案一真滿盤皆真一僞滿盤皆僞怎以無憑乎老朽以言有理遂將太和圖圓周圖既周有敢置之不問耶嗣後遇事仍愈忍之將原圖週而復始再來重圖今老朽同賤內年皆九旬怎能再圓的滿遺與子孫續之可也今又重復二十餘圖矣敝莊曰樂忍賤名曰謹和者皆因此也祈勿晒爲無火之癩愚可也詭冰聞之異甚拍案曰老丈之百忍逾於張公藝公藝惟致和於家庭老丈猶救濟於外人救多少之

性命濟無數之危急漫言太和圖重園難週以晚生度之重而又重至數百重亦能週之矣似此雖無關三才之壽亦有獻雉兔之齡耳謹和曰不敢當此過譽皇甫尚笑曰吾老兄有計長之壽無故人來追陪亦不妙謹和曰有老弟在還要何人呢尚曰找命怎延得許久謹和曰汝壽逾找多甚矣卽謂鮑冰曰恩公聞老朽之百忍便謬譽之猶不知皇甫老弟之一忍勝過老朽萬萬矣若論他之壽不止關三才應與陰陽浩劫同耳如不信亦令說出纔知其奇皇甫尚曰勿聽他搗鬼老拙不能忍如能忍那夜學生們抄歌來便不成辨字眼打賭親自扶病去看惟獨早年遭際顛沛時髦一週思忍住餘無之不可說出如說實自慚愧謹和曰慚愧再無夫妻磨豆腐之甚尚說曰老拙世居山後自幼背化而伸人號爲鱉魚燈少蒙父母蔭下無憂長失姑時衣食是慮因思雖然殘疾別事不能爲猶能記賬走動遂僱人工牧養馬匹爲生活計數年馬大蕃息家頗富裕鄉中有一貴公子韓拴者權勢甚高大看有駿者便拉去不敢與較白手抽豐了猶不足意隨帶牡來引牝牝行將盡又驅牝來引牡不數時牝牡爲之一空託人討之不還將銀贖之又不要無奈老拙親自去說不還猶可輒觸其威將老拙拿送錦衣衛以私畜戰馬將謀不軌置諸牢獄家產抄封因無確據作疑獄禁錮七年幸遇赦始出先是妻子同時繫獄訊無實跡釋放甯家家產亦還誰知妻子並家產卽被韓拴謀奪妻女志不事仇皆死於非命至老拙出獄無家可歸鄉隣皆代痛恨議討必復觸其怒議告實無奈其何老拙思旣家破人亡留一殘廢於世上何用不如偵韓拴出刺殺之以雪探仇死亦愿矣隨依古廟栖止幸有故人提携薪米溫飽覓一利刀存於腰間日不出偵於夜那夜訪知韓拴獨去隣莊飲酒半夜方回老拙隨伏於路旁草縫伺之思那賊歸必醉醉而腳軟結繩拌跌刺割其首去泡糞等方洩此恨伺至三更猶未回因細思自己前生做甚愆過今生報我體曲不伸又前生負韓家甚冤債今生始受此等償報前世不是謀佔韓拴之家財便是謀奪韓拴之妻女今生纔還報之甚也何不今生勉力爲善以期來生如再殺韓拴又結一層夙怨來生又報之不了生生世世皆如是也因此一週思把怨恨二字頃刻化於九霄雲外矣刀便棄草叢中轉身回去恐拚遇韓

拾趕跑幾步不覺對面拚着牌坊柱仰跌在地人遞昏迷半時方醒至神定站起覺身倍高手向背捫奔直而不曲矣不勝駭異不用埋頭走路仍歸古廟次日人遇不識故人來亦認不出因認得聲音面貌駭問何屈而能伸答以妙醫藥謊之皆信爲實當日養馬蕃息時親戚填門至被誣坐牢無見一人出牢後又統不見何也前避者以真謀叛恐累及之今躲者爲缺衣食必苦累之今聞屈而伸以爲異纔有一二來看視縱窮甚亦不啓齒告貸求借唯有幾個舊好時常往來或叫到他家食現成飯或代出本銀作小生理老拙統辭之因古廟後有隙地將開種蔬菜糊一口可矣俄有人來乞醫背佗之藥方答並無此方人遂去次早有李順者亦舊好以百金來買方因推無直加至盈千老拙曰何處佗子有此等富以千金求藥方汝回去對他說佗背無藥可治不可被人哄騙空花千金可惜李順曰既無治汝背從何而直耶老拙曰怎比得我能用三分週思醫直了別人焉能用得此藥耶李順生氣曰汝在監牢放出來飯沒得食衣沒得穿都買得起來醫他有萬萬家財漫說三分肥螞買不起如要百斤香螺頃刻都有呢老拙笑曰汝說那肥螞耶如是那肥螞果然容易惟獨這週思其實艱難敢量他買不起李順又氣曰汝怎知道他買不起世間至貴之藥惟有人參他現今人參下手捧幾捧丟在鍋裡熬湯首一豬腰桶人倒桶裡去泡泡冷了傾撒陰溝裡一天總泡一次三分之肥螞再沒有手捧之人參值錢汝敢量他耶老拙聞此亦駭異再三詰問實是何人託汝來求他總不說其人卽管究問週思何處買老拙被纏厭辭又不出罵亦不去其實無奈何竟纏一天至晚還不去念是舊相好亦有照顧只是對他實說纔得開交謂曰善欲人知不是真善此事本不與人言今被汝纏得無法不得已與汝言之切不可外揚遂將那夜存刀欲行刺韓拴等之未至因一週思丟刀跑回碰柱跌直的緣由從實說之李順方知其情漫答曰只道是河裡之肥螞原來是心中之週思永古猜不着果然有銀無處買言訖遂去去時猶囑勿外言過兩日有人帶一乘肩輿來說幾個舊相好在某鄉紳家商議事情來請老拙遂登輿抬入大屋內進下輿堂上鋪設甚華麗有二人延老拙登堂正坐因未敢坐遂被協按坐上不能動內出一佗子在階前跪拜磕頭連

聲曰罪該萬死老拙因被協住起不惟問曰何事故可起來說不必行此重禮那侏子仍噤不休又連說韓
擒罪該萬死因聞韓擒二字仔細睨之頭臉是韓擒身子不是看其標貼門第街頭又是隨問曰汝可是韓公
子麼他答是韓擒此時知是那賊由他去噓暗思這賊果然利害所有一羣之馬妻女家產盡謀奪去猶不足
意又將我這鯨魚燈之身軀亦奪換去惡之至矣卽曰我道是誰原來韓公子浸些拜聽我說了再拜前與汝
討馬便囑汝怒拿我到官置之死地坐長監七年不能死今抬我來汝是貴人我是賤人貴人拜賤人欲將我
活活拜死麼實實前世與汝何冤結得許深他答前次已害之甚怎敢再害因公那夜一團思不殺捨棄刀跑
回背佗跌直將佗移在捨背公不殺天爲之代報知過無以讖改今迎公來爲父與冷夫妻晨昏孝敬以補前
愆於萬一也言了喚出妻妾子女羅列階前而拜老拙愕甚曰汝既知過便好且放我起來問明緣故再論不
明不白空拜無益他隨令二人放手老拙問之曰我背乃跌直汝背從何而佗我之迴思汝又焉得知耶佗曰
因那夜去某處飲酒三更回至路上因醉脚步踏空跌落坑下將背跌佗掙札爬起蹣跚回家百般調治總不
能伸因問公之背乃妙藥醫直密託公之相好去以千金求方公被瞞實說無方可治乃那夜一迴思不殺韓
擒丟刀而回佗遞跌直那時直遞跌佗算其時刻乃與公前後步同時而跌草中果尋有刀一家嚇殺天之報
應無得挽回遂與妻子相商惟效公之迴思接公來服伺奉養稍贖前愆老拙聞此腹中笑甚原來李順弋他
來求方因思怨恨已化今要我爲父正沒處投傍到也做得過要約明纔可隨謂不棄謙欲與爲誼父只得從
命務要始終無二不可厭而逐也他答一拜終身爲父若有怠慢天雷劈之老拙遂留自此衣食半載不怠果
真無僞遂謂之曰汝既知其過不在我之一人還有多人只奉承我一人何所用以後可不必如此可去查檢
上手所有佔奪之物業者皆倍還之有陷害人之顛沛者皆提製之衆怨一消千祥雲集出便自伸矣那賊竟
依而行果那背不醫漸漸自直未及匝月竟復原體誰知那賊捐有官職將出缺而背跌佗不能上任故急之
甚今屈能伸仍做得官喜之不勝隨投供補授山西縣佐將赴任老拙謂曰汝既改過疾愈可得爲民之父母

我與汝前以怨來結恩恐將來恩來貽怨今事既全美依然與我還古廟可也那賊曰有再歸廟之理初迎爺到此時便將爺爺舊居整頓百物俱備現成了若嫌此囉嘈便請過安居已代聘繼母待擇吉迎娶兒照前奉伺不敢少異那時節老拙已不得出來一進舊居大異於前華麗逾於他家隨娶元氏爲繼室從此舊業復整矣那賊遂赴山西上任聞有善政半年間歷任爲判曹因請誥封於親父母亦賜封於老拙繼室元氏連胎產四男一女今孫又曾元矣長子因送他家眷至任遂被留住代爲加捐亦爲縣佐老拙晚年祇家中雜沓來公孫兄家中避葺教一二學生解悶前日山崩家中驚甚兒孫曹趕來看視叫老拙回去至家無數日仍站不住依舊又至虛度歲月已至耄耋只少公孫兄一歲筋力尙未甚衰雖不及公孫兄之矍鑠而着履遊山猶不倦也老拙惟此一週思之忍並無別忍怎學得公孫兄圓至百餘忍也謹和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諾諾不如一士諤諤千總不及一也艷冰開了亦拍案稱異曰原來是太封公多有失敬尙曰不敢恩公猶不知公孫兄所代教成名之甯化龍曾出任爲別駕亦請過賜封之贈公孫兄呢艷冰又稱失敬正在稱譽間有數個公孫之族人突入曰有官軍來各莊搜拿逃官莊中有逃官投入自行拿解者免罪藏匿搜出者一同斬首艷冰一聞此言魂不附體矣正是正喜顏開聞善事忽驚魂散捉逃官如何設法下回說明

第二百零一回 救學士要招東床婿 遇少年誘結後庭花

再說周艷冰在蓮花山樂忍莊聽二老說早年忍耐回甘之奇異正在忘機間忽聞官軍進莊搜捉逃官驚得面如土色謹和對族人曰我通莊只二十餘戶他來搜並無存匿什麼逃官惟這位恩公是告准歸養怕他作甚艷冰思度若不早說却被搜獲累及東家何忍便對二老曰其實晚生是逃官快將晚生綁獻免累及貴莊謹和乃從容曰豈有此理恩公都救得通莊之人通莊都不救恩公一個耶隨回首向諸族人曰快議一計存救恩公或以假作婦人或以雍頭粧作和尚或以之存於壁衣或以匿於地板下衆議不定又有人跑來催曰

快設法官軍卽刻來到皇甫尚曰不要慌恩公快脫鞋襪衫巾穿帶箬笠蓑衣把一鐵鋤去路口田中充在人中梭草他搜遠不搜近包管安然無事或曰臉白手脚軟不似向日易之至也到田中泥漿障粘便像衆然之遂將艷冰改扮拖至田間集於衆農中梭草果官軍蜂至一面圍搜莊屋一面窮索山溪惟出農不問餘皆盤詰搜遠不搜近掣去別莊纔叫艷冰回莊大喜相賀艷冰曰蒙列公再造之德佩之不朽今日可避恐他還來來日可與晚生回鄉免害通莊常懷鬼胎不安矣謹和訝曰恩公恐將來有人去出耶敵子姪輩有受恩公大恩豈肯行此徇行之事祈請放心且留年餘至事冷捕弛自然返恩公安穩回去今誰肯放出去投火耶衆皆勸留了半月艷冰因思念於雙親在杭何等倚闥我在此羈留怕死不歸可謂孝乎明辭不放莫若逃去路上再作機變思定偵無人潛步出莊覓徑而去至飯時謹和辱之不見遣子姪四處追討艷冰被其追着任拖拾不回二老亦趕至謂曰恩公身無毫釐何往艷冰答苦辭不放無奈私奔怎願得有無蓋毫惟感激不盡望二太封公鑒原謹和仍要留住皇甫尚曰恩公歸心既決再強留亦難久須要撥人護送如關津隘口仔細爲要也謹和遂選莊中二莊丁將早備之行囊挑至囑沿途小心護送過幽燕抵河南內界方可再來因不再回莊就處備酒作餞艷冰稱謝各拭淚而別艷冰騎牲口二莊丁輪挑行李路上無慮略略放心至邯鄲關口因囊中黃白沉重盤詰言語可疑將三人拮送指揮軍衙勘問艷冰被刑嚇隱瞞不過究出逃官申詳節度使以二丁在途僱來挑夫釋放彼時前後報獲在殺狐林逃官周艷冰等三十六員批詳並下皆下悖逆俱綁出法場處決可憐艷冰命在須臾綁至法場方五鼓一齊開刀忽起一陣大旋風獨將艷冰颺去不見該劊子手嚇甚至風定見一個仆在面前地下是艷冰揪視乃已死數天之死尸貌不同事急了將頭割下急推入衆尸之內血染糊障遂無分別監斬官點尸數不差便是怎知其假斬決畢令備棺收貯存埋山下各插牌寫官銜姓名籍貫罪由那兩個護送之壯丁早已釋放已看明白通報樂忍泣之男女無不流涕公孫謹和皇甫尚曰明作飛蛾投火奈之何既收埋且漫去看俟冷了再去起遷來另葬今先將魂魄招來安頓免被飄蕩無依麼其答

是理遂於葬後山另建一屋供木牌寫明姓名延僧招魂安靈設奠矣再說鮑冰綁在法場時將開刀突起一陣大風將身子颺起似有人挾住騰雲而去須臾落下寂然定睛審視却落在人家園亭內只見橋亭委曲樓閣聳飛與宮苑一般有一老蒼頭在旁隨問曰此何所在不肯殺我掣來何事蒼頭曰有人救汝離法場不怕被斬又問何事相救蒼頭曰停會便知俄有二青環捧衣巾來令蒼頭解開鮑冰網綁穿帶衣巾帶進內庭有一半蒼老者降階迎之上堂分賓主而坐老問曰老昧住在幽僻赴救稍遲乞爲見諒請問貴鄉何處尊姓大名爲何事屈遭此刑祈爲說知鮑冰聞是他相救又見他舉止不俗遂實言曰賤名鮑冰周姓籍閩之福州忝列吳越內閣學士因奉命進表至東郊被遼王帶同北徒緣雙親在堂烏哺念切至真定界逃回因途迷被蓮花山莊公孫氏留住惠贈盤費至關口致被盤獲共逃官三十六人遼王作悖逆斬決如不得超救身首早分異處敢請貴閣以圖啣環那半蒼的曰原來乃南朝學士公爲孝羅罪可敬老昧姓高名召山荆品氏弱息名關年方二八才貌俱全欲擇佳婿以託終身末遂雀屏之選因訪得今早押赴法場中正法之犯官有一位甚屬超羣堪作乘龍遂遣家丁潛入法場劫奪而來祈勿嫌棄一言鼎諾可矣鮑冰曰再造之恩敢不銘佩奈雙親在堂已娶二妻在室不敢忘背望乞恕饒各曰老昧意已決望勿謙讓既至此不從亦不能去回顧蒼頭曰且帶學士公外書房安歇汝漫漫勸解依從了回話蒼頭引至書房隨勸曰學士爺我家主贅爲女婿真屬不忝論小姐有閉月羞花之貌賦梅吟雪之才家富足無物不有順之享不盡榮華逆之則難免凌辱何不思綁在法場今救來招親之德快些依從與奴婢好回話耳鮑冰思之又一全華之真家想其能劫法場必非善類順之背自己甘苦糟糠之恩逆之負他人起死回生之德兩俱不可惟一死而已謂蒼頭曰雖然汝主人厚情其奈家中之情實屬難斷甯願再綁法場斬首不敢順從招親祈早定奪蒼頭將此言傳進又出曰家主說既不忘舊成親後聽從回去好麼鮑冰曰一日亦不爲亦不領飲食蒼頭進覆又出曰且飲酒從不從再商量鮑冰任勸一連五日點滴並不沾牙實待斃雖絕食五日猶不甚痿常在前後園閒步看見花臺後有一青年倚

坐太湖石上頭帶花芷生巾身穿綉蝶月白綾衫下穿五采鞋神采丰姿恰似新荷出水蹙眉猶如西子捧心
艷冰見而不問卽回步至書房堵前少年隨至曰尊容一表南相何事在此耶艷冰不答只把手搖搖便拂袖
而入少年因其不答隨口長吟曰獨鶴不知何事舞飢鳥似欲向人啼蒼頭適至曰飢對誰言酒飯排着是汝
不食餓死怨誰人耶少年叱曰我甯效伯夷避而死不學呂布從而生汝曉得什麼何用汝多話耶蒼頭被喝
退艷冰聞此異甚因問何事亦欲餓死少年曰一言難盡我前問汝汝不理我今又來問作甚艷冰答曰先前
不知是同難只說是高家遣來作說客矣少年遂同入坐於床上曰小弟江南人繆姓隨父貿易幽燕回舟係
泊邯鄲因貪玩山景獨游悞入此園亭內却被主翁見之遂留不放要與他爲子小弟以父母在並無兄弟自
己宗枝爲重辭之主翁又示以巨產亦不從之將加垂楚遂不食他飯死而後已腸已枯六日死期將至生不
能還鄉并死魂歸故里以奉親也言訖便郝歎掩了一會又曰今小弟以肝胆相告君因何故亦祈說知艷冰
笑曰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彼此之遭際不會而合也艷冰亦將留贖之情由告之少年曰今死無憾矣得
同心人從遊地下猶強於生可結爲兄弟臥起同之死魂魄同歸故里尋奉雙親何如艷冰應諾因見少年顏
色不瘁謂曰吾弟已不食六日顏色何無異果不食他米穀乎少年曰六日內已絕穀惟啜些清泉艷冰訝曰
水豈不是他屋內之物耶少年曰此泉乃上天所沛之甘泉由遠岫穿流至橋下弟日惟啜以潤腸胃今去取
來與吾兄清解遂去橋下取一瓢水來遞與艷冰艷冰却之少年笑曰兄瘕之至耳蘇子卿都囑得雪吾儕怎
飲不得泉今既遇同志且將清胃遲死數日有何不可艷冰聽說有理隨接過瓢啜了兩口令再啜兩口艷冰
飲了數口水頓覺精神清爽少年問曰蘇子卿在異域十九年諸物不食惟嚼雪吞芭後娶番婦生子有是事
乎艷冰答曰世間惟色是尤物易移人心昔賢難免二人自此相依談而不倦忽見蒼頭又出見二人調合謂
曰汝兩個合在一處可相自勉爲大舅妹夫共享榮華少年罵曰放狗屁誰肯爲大舅妹夫我先未遇此位死
猶未實今得了同志死無恨矣蒼頭曰汝兩個好人品捨得死填溝壑耶少年曰玉碎香消乃我二人所願有

何惜惟有一件事託汝我若死了將我二人用繩縛紮相連一堆掩埋我到陰司自會保佑汝蒼頭曰此有何難少年曰從今後不許汝再至三天後來收我二尸蒼頭答應得果進去不出那少年忽發顫艷冰以食水所致少年曰無干乃有是病有人限抱卽愈煩吾兄限抱片時艷冰卽代限抱因親玉體惹動憐香惜玉少年被抱一會便曰好了放開口甚渴再聚來飲艷冰阻以勿飲少年曰食水凝死強於餓死又去取一瓢水至謂曰弟渴甚在橋下先食三瓢帶一瓢來與吾兄食一同凝死恰好艷冰遂接過一飲而乾飲乾愈覺快自飲一瓢水竟忘飢餓至夜同寢少年又發戰又向艷冰限抱那時艷冰慾火難禁繫不住心猿意馬扭開金鑽出露冰肌瓊液先呈於寶臟之門玉津自向於黃龍之府表裡得相通輒教渺帥投誠陰陽縱反背能誘老僧入定計就謀成而全人七寶獻下雲收雨霽其孝子之一朵初開少年謂曰今兄之鬱抑可消一半麼艷冰蹙之曰被弟所迷走錯路徑悔之無及舊恨仍在新恨又來安得言消耶少年曰弟一生之清白被兄污之尤不悔兄何悔之旣爲生死友復結血脉朋親愛殊極金可斷事有不可爲甯緘口無辨束手而待斃也來日弟以三寸不爛之舌說之管叫高氏不敢要兄爲婿要弟爲子默送你我們出門弟遂與兄同歸鄉國重會父母妻兒似此有悔耶艷冰曰旣入其門任說終難得脫吾弟休得妄想矣少年曰明日試說之能遂便好不能遂兄生弟亦生兄死弟亦死敢有異心改志耶艷冰曰惟此乃吾兄之所願也恐吾弟有是口而無是心耳少年曰恐弟口是心非可插血誓盟證之可乎遂出外面取一把利刀兩個酒杯入曰今來各刺出手臂血互飲之少年先割出左臂血艷冰亦割出右臂血各飲至一小杯少年血與艷冰飲艷冰血與少年吸各留一半不飲各存爲證各發誓畢天已晚少年又提燈取水來艷冰飲而訝曰何熱耶少年曰此處之泉甚異日涼夜熱竟不解耳艷冰曰莫非天憐我二人耶少年曰天旣憐念不可白飲須向取些看饌來送送麼艷冰曰不可與他要肴此豈不是搖尾乞憐乎少年便不再言至次日二人携手看園亭思遁只見四圍之巖壁燕飛不出柳碧花香鳥喧人寂亭臺無數小橋澗水長流二人遊覽不盡艷冰實不知何官之第宅問之少年曰非官宦乃避世之人家

耳艷冰曰此莫是弟之故居耶少年曰兄何以知之艷冰曰取杯水如自家穿花徑如熟徑知溫泉可療飢識高隱之非權臣不是故居何得而知耶少年曰弟因先到幾天又看庭內對聯有寫云

地僻堪棲隱 泉清可樂飢

兄看見否艷冰下階看了疑之思既是棲隱樂飢之人家怎敢劫法場少年知其疑謂曰吾兄實多心好事都在此還疑作甚至明天轉憂爲喜矣艷冰聞此又疑甚回至書房少年以日之泉冷不取至夜取溫的來同飲兩情愈濃次日蒼頭突入少年問何事答曰前吩咐三日後來收汝二人尸骸少年曰我們二個已商議且漫死要與主人講道理汝去請出來蒼頭遂入須臾後出曰主人說不用講理二位肯與高攀便好若十分嫌棄亦不敢強留切不可輕生請繆公子一位進去面言幾句卽收拾行囊送二位同回去艷冰曰要放便放還說甚話少年曰怕他說甚話要進卽進去亦可吾兄在此暫等片時弟進去卽出來今日卽起身同回去艷冰曰進去須小心不可落他圈套務卽出來少年答無慮自有分寸言訖卽隨蒼頭進去自早晨進去至午猶不出來艷冰等得焦燥之間一青環走出謂曰主人說事已停妥了叫學士爺靜坐無疑少停自有分曉艷冰問繆公子進去說話因何到這時候還不出來在裡陳作什麼他答曰公子被主母小姐留住在此而飲酒說話猶未卽出來還有許久哩又問曰公子在裡而怎樣稱呼青環曰呼主母爲母親呼小姐爲妹子呼主人爲父親學士爺還不知耶青環言訖卽進去艷冰撞足罵曰有此忘情背義狗子竟是呂布投董卓不卽殺之其恨怎消艷冰已等得焦燥又聞此言火上添油卽取刺血之利刀隨青環進內殺之正是全然爲母設謀局情不教人動殺機究竟如何下文分說

第二百零二回 艷冰解孝狐一家劫 芳州說全人七寶因

再說肥冰持刀搶進後庭那少年同二老一少女圍坐一棹談飲見艷冰持刀兇猛各跑走入內室時天將雨

一聲霹靂從棹下起把棹椅杯盤震得粉碎鮑冰不顧遂入內室尋討並無一人仍出後庭被那少年由背後伸手奪去刀鮑冰回面將追之其主人翁出止曰學士公且怒請坐下容老味說了緣由纔有分曉鮑冰曰怎不分曉我不從汝爲婿他不從汝爲子齊飲血立誓同生同死誰知那禽獸誓猶在耳便梟了生心從順與汝爲子我獨填溝壑我豈肯干休高九曰此難怪學士不動氣但此中有一段含蓄之情由說明便轉怒爲喜矣那少年實是老昧之親子名芳州孝行可嘉因母氏身傷金刃無藥可救惟學士公身上之寶能起死回生遂於法場將學士公劫奪前來恐不肯賜寶議將小女關關妻之詎學士公以有前夫人守義不從自願餓死叫兒假作同難得與學士公親近獲寶遞進救母至今早看母已回生因數日未食母妹留餐欲出忽嗅有磺氣算今日有一劫應起雷不知從何處起方共商議走避不決恐學士公致疑特遣小了環出來安慰孰意學士公發怒持刀進殺老昧正商量避劫見公兇惡持刀搶至知來意不善卽先走避恰好雷卽從棹下而起設使那時學士公不進來則一家無遺矣今旣說明叫小兒先出來與學士公先討饒了行詐之罪再行拜謝救全家性命之德鮑冰聞此愕甚思我進殺之時果雷從地下起免四人之雷劫我有何寶可取耶卽問寶從何來高九曰待問小兒便知芳州隨出笑曰不意斯文人亦會行兇今旣告明了特來請罪並謝恩德鮑冰曰旣然如此何不實說芳州曰實說不得無奈何而爲此另日來說今宴排便且請進把盞鮑冰曰汝自食我原是不食高九笑曰學士公何嘗不食此處之東西耶鮑冰曰何曾有食芳州曰別物未曾食過惟人參食有多觔了鮑冰曰誰食汝人參芳州曰那日涼夜溫之泉水豈不是人參湯耶若無此入肚多早軟倒了今日怎能持刀來殺人耶鮑冰知人參湯假作橋下水來誘食精神纔如舊皆不惡遂與同進登席同飲中鮑冰言及思念鄉土求早放歸免兩老倚閭徒望高九曰且在此暫住數日自然遣小兒護送還鄉又謂芳州曰汝送學士公到越與貴人親近盤桓學些禮義回來可也鮑冰聞此喜甚卽以高九品氏爲誼父母高九謙不敢受親請出品氏遂拜契關關誼妹請來相見席散辭出芳州亦出鮑冰滿腹狐疑詰問身有何寶與取芳州曰身內之寶鮑